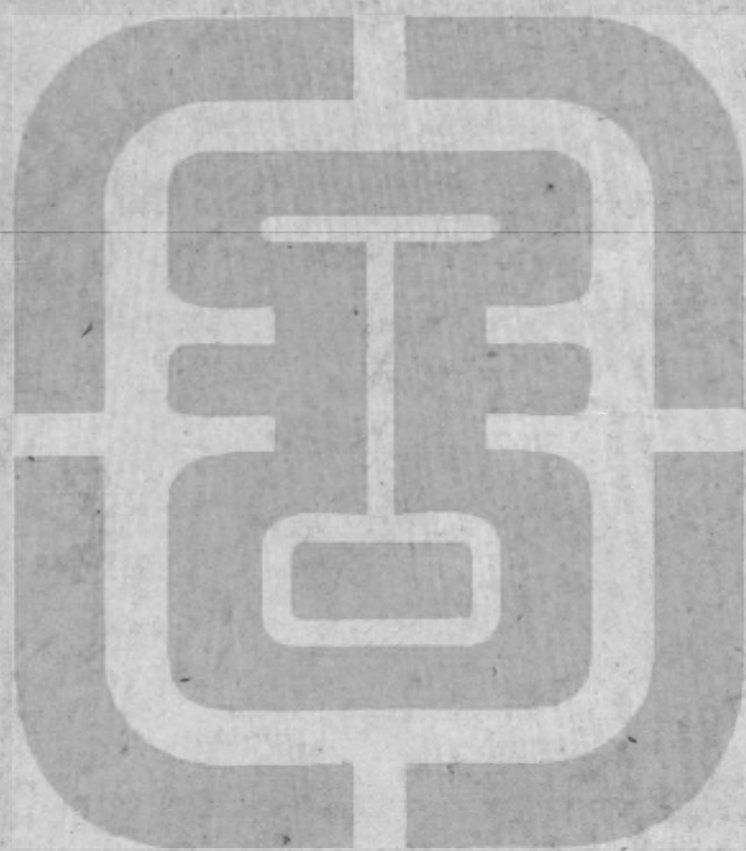


山房集



欽定四庫全書

山房集卷六 宋 周南 撰

策問

池陽月試策問

問江左之地自昔建國者為孫氏司馬氏劉氏兩蕭氏

陳孫不得保淮陳氏不得踰浙又七荆及巴蜀非司馬

氏劉氏敵也故不足論司馬氏自武帝太康中平吳分

天下為十州分三輔為雍又分隴山之西巴漢之北為

上邦為梁劉氏武帝北平廣固西定梁益又克復長安  
盡得西河之北為州二十有二齊蕭氏又復增其一而  
梁蕭氏更為析置數逾四倍陳雖微弱而猶為州四千  
有二不可謂不盛也竊嘗究其地形揚必兼徐之彭城荆  
必兼豫之襄陽藩扞增固則齊魯宋鄙蔡二州之故封  
可疆理然數州之地彼各分置不常所治隨易若司州在  
晉治洛陽在宋治義陽冀州在晉治房子在宋治歷  
城在齊又治漣荊州在晉初治洛陽後治江陵在宋又  
治南郡揚州在晉初治壽春後治建鄴徐州一也而有  
南兗北兗之別自是而往如豫如并如青如涼所謂二  
二十有三州三十有二州四十有二州所易之意所治  
之地所號之名最為紛錯皆可得而考乎宋文帝元嘉  
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克魏碣磔滑臺虎牢洛陽四城  
梁武帝天監後分重戍於後有下羗戍白狗堆碓石角  
城四鎮在今復為何所皆可得而考乎或有遽云河南  
四戰之地我從荆揚圖之蹈瑕抵巇僅能撓其城邑終

弗能有也果如所論則曹操袁紹相拒於官渡將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何以終不能攻曹操卒從河南以滅袁紹而取河北若操者未得為有道者也尚能如此河北固不常強河南不常弱在吾用之如何爾而况江南廣莫附以巴已御之果得其道則天下智力咸作使河南北地何為隔絕而遽自捐割也夫以江左之地而克中原正今日之所急諸君講之熟矣必有經濟之策并論其得失成否與江左郡縣之廢置形勢之強弱地理之遠近以獻俾得沿其故以成恢復之勲則朝廷今日之所望也

問兵衛之設尚矣羽林天駟垂象於上屯營廬衛取法於下成周巡徼之制茲固弗暇詢漢立南北軍所以尊京師制諸夏其詳莫可得聞也大尉掌武紫綬金印意者兵無不統矣今考諸史期門羽林乃屬於郎中令諸屯衛候司馬特以衛尉領之豈參佐副貳其體自不同歟抑小大相維厥意各有在耶唐踵隋制立翊衛驍衛

屯衛候衛分設左右以統諸道之兵其法畧可觀矣間以官制訂之乃十六衛之名仍著五府三衛之目豈十二衛之外復創是歟抑因時廢置隨事沿革其號雖殊其職統一邪材官騎士番遞宿衛漢之兵益衆矣異時乃選六郡良家子與夫教養從軍死事之子孫分科置法各有司存較諸唐親兵之立與被元從禁軍之稱其源流於此可考乎疆劉講武法固詳矣折衝都尉率五校兵馬每冬校獵而還以唐準漢大畧亦相似否乎踐更番上之殊都試分統之異其居重馭輕強本抑末以至內外相維者大要果安在耶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此畿兵不出境之驗漢用虎符唐下魚契其處置之宜調發之法抑果協於古歟城門校尉既十有二矣乃復增七校之置其職果何隸耶彼所謂戍已樓船之名射聲長水之義又果烏乎取耶驃騎二府後更名鷹揚郎將副郎將皆府衛之制也獨不知監門衛金吾衛領軍衛之設果何從而始也方今三衛之兵皇城之兵總為行

都之衛而分屯於外地者悉隸御前殿前之司良法美  
意殆非漢唐所及矣然考古以驗今式表夫博洽有用  
之學毋諉曰遷固紀漢不作兵志唐兵三變法無足取  
幸歷言之毋怠母簡

問恭惟主上居安慮危儲才待用此者納廷紳之請申  
飭主師延見偏裨將以援尤取隸以次甄擢於以搜擇  
練兵習武之才陰養推轂分閫之望甚盛舉也知人之  
難自昔所重拔校為將其事尤難厥今士伍之間豈無  
勇畧之士且古之選將或出於儒學或得之果毅今將  
取諸輕裘緩帶之流乎則成安君以儒者而卒為敵擒  
是文非所尚也不知春秋謀元師何為專以詩書禮樂  
乎將取諸褰旗先登之流乎則杜預身不跨馬而竟成  
駿攻是勇非所先也不知詩刺爪牙之士何為而首譏  
其無拳無勇乎遜抗並萃一門或謂將畧之傳真有其  
種然趙括讀父書李陵隳家聲似不可以門地拘翦  
起皆出山西或謂將才之生誠有其所然孫破虜吳人周

瑜魯肅皆淮產又不可以氣俗論或又曰平居無事先  
論拊循料敵制勝當觀策畧然李廣簡易士樂為用不  
免屢北霍去病不學兵法軍行絕遠未嘗乏絕豈長於  
拊循者未必可用於戰陣拙於韜畧者未嘗不長於深  
入耶夫將者三軍之司命持大兵如擊盤水用得其人  
宗杜以寧稱匪其才成敗係焉上方駕馭英雄收覽羣  
策以壯國威以嚴武衛伊欲韓白之將輩出以供器使  
願聞揀拔搜選之方以副明詔何為而可

問方今急務莫急於財財有盈虛則法有變通譬諸琴  
瑟專一誰能聽之竊怪漢武帝紛更造三品之金製鹿  
皮之幣乘傳鬻鹽四出郡國領護屯田遠及渠犂條目  
多端不便輒弛獨鹽鐵之議至始元猶未決何耶桓寬  
桑大夫之議論孰為當否乎唐自肅代用兵第五琦更  
鑄法李泌復府兵王播請行飛錢論建甚廣其利莫覩  
獨權鹽之利至順宗而猶可為何耶劉晏李巽之增羨  
孰為優劣乎今印造猥多用楮困於折閱於是講稱提

之策楮劣折閱權引虧於入納於是下貼納之令銅錢不贍沿江遂參以鐵鏹邊地曠虛漢淮欲復於屯田其已行者措慮精而未及施行者討論亟矣然稱提之說衆矣可行之論安在貼納之法當矣經久之計何若錢鏹用而行商少則參用豈無可慮流庸歸而門田寡則營屯似難猝行如之何則可

問昔王通以直大論堯舜直簡論夏商帝王氣象各有不同耶班固贊高帝雖日不暇給而規摹弘遠高祖之行事具在不知指何事而見其弘遠耶唐史臣稱太宗制度紀綱能維持天命太宗之條教具存不知因何道而能延永基命耶後之子孫遵循而勿變者有幾又能加益而昌大者誰歟抑嘗疑之班固以律令章程禮儀為漢規摹唐史臣以租庸調六典為唐制度若班彪梅福李絳崔植皆不苟於為言者彪福論高祖之興歸美於納善用人無一語及蕭何叔孫通之所創造絳植皆與其君評論貞觀之盛又以為是能用房杜王爾亦勿



及其他二子之論孰得孰失豈所謂弘遠與夫所謂維  
持憑藉者不在彼而在此耶元帝好儒威權損奪若宣  
帝之嚴厲當矣乃自陷於偏雜宣宗好察唐室以衰若  
文宗之憂勤切矣亦無補於盛治何哉恐必有其故  
問大明生東少海重潤元良以溫文之姿而加就將之  
益社稷生靈萬世無疆之休也竊老寢門問安之禮虎  
闈齒曹之禮見於經四學之制執爵執爵之制承師問  
道之制雜見於大戴記其禮儀之曲折學問之先後可  
得而盡考乎漢置家令之官唐有瀛洲之學士其官僚  
之建置讜見之欵密可得而盡聞乎漢宣帝以制度教  
太子唐太宗亦作帝範其家法之相傳謨訓之相授孰  
得孰失乎乃者聖天子稽式舊制開資善堂以大臣而  
重儲賓鴻儒碩生切磋問辨德善積於端闡而令譽彰  
於四海無愧三代矣若前所詢凡可以廣輔導之功者  
有司願併聞之

問敵國相持歲月已久忽遇其時是天授也天與不取

反受其咎此蠱所以不聽吳王之行成而子房趣漢高  
帝追兵於鴻溝也若夫撫機不斷英雄遺恨亦或有之  
方曹公入漢中蜀人一日而數震此取蜀之時也若用  
司馬懿之說乘勝而壓之蜀亡必矣而曹公不從吳蜀  
相攻孫權無故而稱臣於魏此伐吳之時也若用劉曄  
之說蜀攻其外曹攻其內吳雖未亡江東危矣而文丕  
又不從何耶當先主敗於白帝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  
時畧盡徐盛潘璋謂備可禽請復收之此勝勢也而陸  
遜不用及丕叡繼盡而幼童用殷禮言於吳主欲數道  
大舉犄角並進以定華夏此至計也而吳主又不用何  
耶蜀失荆門下阻三峽窺吳無路獨有岐山可據關中  
曹休之敗賊疲於西亮乘其隙大兵疾馳而魏已有備  
幾於無間之可乘然亮每出祁山一路耳若他有間隙  
亦兵法之所不惡也當魏使主婚夏候懋守關中見謂  
怯而無謀魏延欲以奇兵出子午谷乘便取長安亦一  
機會也而亮靳靳以為不可又何耶豈主國形勢大畧

相若而不可以并一乎抑時至不取而卒成其鼎峙之形耶願茂明之

問昔魏文帝問賈詡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詡曰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皆難卒圖三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好謀之士所見畧同詡號為知計之雄其論亦已盡否三國人物無如孔明周瑜孔明雖負管晏之畧不敢輕曹之敵據荆益以結孫氏始初規模畧已可見厥後雖不釋念於丕叡然卒所成就不過如此獨公瑾所見曼出諸人自赤壁之捷便欲與奮威取蜀并魯還據襄陽以躡曹操夫赤壁誠天下之駿功然操未未易輕也馬超韓遂固不勞公瑾折箠然亦豈可便謂天下為無人當時在瑜目中不惟已昭烈孔明而已併謂曹為可欺矣不知使瑜不死蜀漢果不落備先乎而許下亦肯坐視瑜之并吞荊州而甘心為之感踏乎三國自孔明而下號為英雄者獨瑜有混一志王通曰通也敢忘孔明公瑾之盛

心乎願相與細論之。王真曰：通山、嶺、谷、水、田、公、數、之、也。  
問自昔失馭盜據中原其初為劉聰石勒其中為符堅  
又其後為元魏方祖士雅在河南練兵積穀欲取河北  
庾翼兄弟志在滅敵違詔移鎮然勒虎尚在則皆徘徊  
而不敢進符堅之盛滅燕取鄴雖以桓溫之強不敢再  
謀關中魏自朔幕而遷平城至魏太武盡并北方宋文  
帝以二十年力謀河南雖嘗得滑臺下潼關再舉再劔魏  
兵卒瓜步元嘉之葉衰焉其後魏孝文出而遷洛陽制  
禮作樂太和之政幾於近雅而兵威所加已次漢沔皆  
以其強也江左謀臣不敢北望然則外域之盛衰豈非  
中國之強弱耶然勒卒而虎斃北方士民降者以千數  
朝野皆謂中原指期可復此機會也褚裒氣勢不能進  
取此不足責桓溫伐秦西至霸上耆老垂泣喜見官軍  
而咫尺長安而不渡灞水竟以退歸何耶符堅折北而  
歸謝安欲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謝玄據彭城劉牢之  
鄆城河南城堡次第歸附兗青司豫相繼皆平此機會

也然符丕請降慕容垂北遁牢之已屯鄴相城大功垂成而卒以召還又何耶自符堅破滅姚萇遂據關中國號大秦姚興繼之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姚泓繼之懦而乘爭劉裕數道伐秦執姚丕於渭橋其功偉矣已克長安竟舍而歸又何耶元魏之亂甚於陸勒其始分為東西其後西魏為宇文泰所篡而為周東魏為高澄所取而為北齊周齊相併亦涉數年江南足有可乘之會然梁武帝乘魏人之亂用陳慶之送元魏人顛還洛凡五

十七戰克三十二城功非不儁而卒不能有陳宣帝乘北齊之亂用吳明徹一舉盡復淮南及再舉而爭徐克則卒於喪師夫外國分裂未有如魏而江左卒不能坐乘其弊此無謀耶抑外國之盛衰無關於中國之強弱耶願併言之

問治天下若大器然器久不能用則扞格而不勝為治亦然弛而不張則弊壞而不舉易十三卦之制作隨時之義大矣哉此聖人所以變則通通則久神而化之使

民宜之也嘗切怪漢四百年治體常屢易自高帝至文帝數十年間歷時雖未久然國制搶攘序事草創殆不容一切付之因循者文帝乃謝絕改制度易服色修禮樂之請謙遜退託惟高帝之法是循揆以大易之訓謂之不知變可也然風移俗易吏久其官民樂且業蓄積增風俗厚斷獄少比肩成康何哉及武帝承統乃曰漢家庶事草創加以四夷侵陵不變更制度則後世無法亦庶幾合乎隨時之義矣然表章六經疇咨俊茂興太學改正朔作詩樂甄令文章有三代風而海內至於虛耗者何哉夫文帝因陋守舊而基祚以固武帝變法易令而天下騷然是天下之事未易以求維新之功明矣而漢宣帝與天下厲精求治反足以致中興之功漢章帝專於遵奉建武制度而自此以後治體反惜惜入于衰陋何耶且武帝失於紛更固矣而仲舒反勸之以更化宣帝既收更化之功矣而魏相反勸以行祖宗故事又何耶恭惟主上臨御九有利澤洋溢年餘二紀自

奮發乾剛誅鋤權强大化更新于今七年昔者盜賊充斥桴鼓稀鳴矣昔者楮幣折閱今物貨衡平矣昔者水旱相仍今年穀屢登矣通變不倦筭計見效昭昭矣比者議臣之請猶有憂治世而危明主為不已之慮者益畏天則欲謹星文陰沴之變法祖則欲杜倖門濤張之隙愛民則欲察長吏奉行之不虔非特此也吏治則欲復藏否廉吏所知之科禁薦舉私書囑託之弊士風則憂其奢侈諛慢心術趨向之邪雜取士則慮其假手

鬻舉漕監牒試之冒濫文弊則欲崇詞賦經義之體式以至錢幣則嚴法禁以革沿海銅鑄之漏洩通上供以致七閩楮券之流通外治未修則飭統帥以擇將邊方乏守則破資格以用人凡此數端皆良法美意足以開太平而強國勢者伊欲天心格民情悅祖烈有光吏治士風一變為醇厚篤寔之俗取士及文畫革其欺偽浮靡之習貨幣常通將畧輩出人材作興不知何道而可問增益君德務學為先開廣治道求言為急講學之功

進則上之性愈明求言之路廣則下之情畢達此馳王  
驟帝之本原致理興化之輪輿也然古今殊事有不可  
以例論者傳說之告高宗也曰終始典于學至求其所  
謂學不過多聞古訓而已所謂多聞古訓者上世之所  
傳乎抑先代之已行乎周公之教成王也師氏以媿詔  
王家宰坐而論道夫所謂坐論而詔王者不過居虎門  
之左與揆之任而已而所謂虎門道揆日相謀論者切  
磋警戒而已乎抑誦說語言而已乎書固嘗曰舜闢四  
門矣然自邀遠而獻言者何不載於二典耶詩嘗言先  
民詢于蕩莠矣然自草茅而納善何不見于詩書耶豈  
古人之學不過心傳面命而孜孜聽納亦未嘗如後世  
旁搜而博訪耶漢有金華之講唐有露門之講不知所  
讀何書所求何道君德之增損何如耶漢置議郎博士  
掌論議至唐四善二十七最以獻可替否為侍臣之最  
不知言議之有補者有幾論建之可行者有幾言路之  
通塞何如耶恭惟主上留神講學六籍之大法祖宗之



成訓歷代之得失日與鴻博相討論務學可謂勤矣牧  
守之陞辭百官之輪對給舍臺諫之論駁虛已翕受魯  
靡留難聽言可謂博矣通者納通臣之請猶欲加意於  
問辨之際申詔侍從舉獻納之職上躋帝王之隆不在茲  
乎願歷考古今漢唐務學聽言之得失以對揚王休  
問恭惟主上益明習國家事將以丕昭事功乃孟春正  
月有司請今後省置籍凡案臨一道牧養一州視事半  
歲咸俾以民間利害邊防來上司籍記之其有得事之衆  
灼然可行者每季取旨次第施行此高廟裕民五事之  
豐規而奉行之勤前此未之有也乃者六月甲子廷臣  
條奏寬恤事件有釋遣拘係之宗子分貸編置之羈囚  
皆見報可自今以往民之疾苦毫髮絲粟皆得徹聞罷  
行之愚心曉然知王道之易易矣然天下幾路一路幾州  
或謂利害固有相關不容偏徇一說若各徇其私各求其  
便將恐此利彼害或謂州縣條具不過細微若事體所  
關莫之敢及不過毛舉細故以塞明詔則何以對揚休

命夫上思深博而或者過慮如此豈一切杜塞不之詢考始足以為治耶不知周嘗遣行人以萬民利害為一書矣漢嘗遣使詢民疾苦矣其間亦曾有施行次第見於周官漢史有補於治體者否願併陳之

問昔嚴尤謂宣王驅逐獫狁盡境而還為得中策漢武罷耗中國匈奴亦創艾得下策秦無策焉劉昺乃云宣王正得惠中國綏四方之道為策之上秦北築長城一勞永逸為策之中漢終守和親為無策焉果然歟班固嘗論和親征伐皆偏見但當嚴備以待之而已昺又謂禮義非所以待外夷也又果然歟嚴尤辨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唐史臣稱之禦戎果有上策否

問昔晉郭璞言江東分王三百年復與中國合自南北分裂歷晉宋齊梁至陳祥明三年薛道衡舉璞之言告隋人曰此數周矣已而隋果克陳中原復合夫天地之間非他也人也若一斷以數則拱手以待甲子之至人事何用然此三百年南之謀北北之窺南凡更幾人幾

戰終不能大同文軌若真有定數然太史公曰作事常在東南收功常在西北或謂東南土薄兵脆其勢固然天地變化可限以地耶然江左經畧北方如宋文帝之挑魏文陳宣帝之取淮南不足論已若桓溫東討慕容西征符健兵鋒銳甚迄無成功宋武帝英雄未必不如漢高祖破廣固陷關中則嘗得燕亦不能有秦此豈得盡罪人事太史公之說只恐不為聖哲論爾今真人作興天下太義當渾為一豈得復論此誠相與推明天運之當然以破太史公晉人拘淺之說

問課試設策發問久矣商畧世事吾徒既弗悉其條流研精義理新學又未覩其堂奧若泛出經史百氏又惡乎殺雜無倫欲取六藝之疑義次第而講評之則莫首於詩詩有四始六義可興可羣通事父遠事君微動於鬼神大關於天地其高深幽遠未暇論也始從其序釋淺近者而求通焉序言禮義政教失政異俗殊而後風雅之變作今以二南為天子候之正風則審矣若定

之方中蝮蝮淇澳緇衣干旄其於禮教習尚不為乖異  
矣胡為而不得為正風乎序稱變風發乎情而止乎禮  
義今讀江沱汝漢諸詩其陶染王化則協矣若野有蔓  
草溱洧東方之日月出株林欲縱而忘返聲淫而不度  
其流靡極矣安在其止於禮義乎序稱政有大小則有  
大小雅焉然天保采薇文武既用之以治內外政不為  
小矣而棫樸言任官靈臺言民附亦專主一事雅果可  
以政分乎序言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此謂清廟維天之命維清象武則當矣若噫嘻祈穀  
豐年秋冬之報潛薦魚鮪已無所謂告成功至若烈文  
言嗚呼前王不忘天作言子孫保之我將言畏天之威  
時邁言子孫保之直主於陳戒耳彼有客則又專美微  
子之來見又烏覩所謂以成功而告神明耶殷其雷曰  
歸哉大夫遠役其室家思念之篤也何者為勸以歸哉  
義靜女首章曰俟我於城隅此淫奔相悅慕之詩也何  
者為刺衛君揚之水之戍申甫救難親親天子之事也

何病其成母家河廣宋襄夫人歸衛而思宋之詩也衛  
為狄所滅而東渡河經幾年矣今日誰謂河廣一革航  
之者何所指伯兮宣公從王伐鄭之詩也伐鄭師還曾  
不淹時且衛在朝歌鄭臨河華由衛伐鄭蓋自東而徂  
西矣今日自伯之東何所謂文王三分有二而猶事商  
商猶無恙也而殷士膚敏裸將于京何為而載于文王  
之詩熊繹至成王而始受封則周以前未有楚也而奮  
伐荆楚褒荆之旅何為而見於殷武之詩宋微子之封  
也不謂之宋而謂之商頌者何義帝乙宋之始祖也祖  
帝乙而祀成湯者何禮魯侯國也諸侯不祭天地而龍  
旂承祀皇皇后帝者又何所本諸如此類不可殫舉然  
此特見於詩者然也季札觀周樂見小雅而曰周之衰  
不知魚麗鹿鳴而下孰為德之衰乎抑孔子未反魯以  
雅頌錯亂札之所見其變雅乎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  
以正王心其詩不惟大義與雅亦且章指畧備不知孔  
子刪詩之時已遺落而不存乎抑太史公所謂去其重

而可施於禮義者是詩亦有未醇而不合者乎春秋諸  
侯卿大夫其相從聘問賦詩以相感諷有斷章以取義  
者有全引一篇而獨主首章者其說亦可得而畧舉乎  
有自賦以見志者有使工歌以寓意者其禮亦有等差  
乎此皆詩之事也若夫風始變於邶鄘其始之也孰為  
因終極於曹檜其終之也何所感未繫之於幽周公居  
東之詩也又何所託義乎王通有言幽風變風也變而  
克正危而易扶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願極疏通  
之意以推見聖人刪詩之始終先後

問前既次輯詩之疑義與朋友論之矣今將由詩暨書  
以次蒐講幾若談經而置子史者姑舍是尚論古之人  
可乎昔管仲佐齊尊周三十年間中國無與加其盛夷  
裔莫敢抗其力周之社稷籍以弗墜功名懋矣然孔子  
褒其仁而孟子卑其烈荀卿以為學者所羞道何耶孔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太史公曰管仲世所謂賢人孔子  
小之者謂其不能勦桓公於王道也夷狄致桓公亦將有

可勉者乎揚子雲又以管仲小器謂不能自治孔子之所指論果孰從乎每愛左氏褒許夷吾最有竒筆仲父功名磊落左氏筆墨為多然曹子劫盟威公還地其視伐原非小信也史遷以為出於管仲而丘明畧之何耶宰孔致胙桓公亟拜其視請隧非小善也公羊子以為出於管仲而丘明畧之何耶豈其事之未必然耶何其於盟甯毋受下卿皆極力彰寫茲事體大反遺落而不錄耶春秋書滅譚滅遂滅項數國耳荀卿以為滅國三十五考之經安在荀卿曷所據而云爾耶仲之書八十六篇班固列之道家流而隋唐史皆附見於法家書出一手而附見兩家可乎然讀其書虛無老聃之論也仲有之封禪七十二君秦漢以來方士緯書之誣言也仲有之計口鬻鹽桑孔牢盆之所不屑也仲有之不知世所傳管子果其書耶抑亦有真耶其篇目又何其相戾耶夫由前所論則聖賢之評品仲者異由後所論則記載之所錄仲者殊予甚惑焉方孟子時云不可為瞭然矣然其

譏鄙公孫丑之問信然以為齊王猶反手也及降自春秋以訖秦漢后王君公之尊尚學士大夫之夸許或稱管晏或曰管樂真有變寐其霸軌而不可尋者或乃以王佐而並稱伊管蕭曹之功不足進焉厥後孔明經營漢業於關隴王導圖續晉統於江表王猛纂興秦祚於關中策書所載非所謂傑然者歟然周顛崔伯深輩直謂茂弘景畧江左符堅之管仲爾亮引仲比時人或未之許也而所立已如此是上下二千年間世蓋未有能及仲者不知孟荀之論果以其狹不足慕歟抑為時而起此論而別有意歟豈其事信有傳記弗能盡而讀其書又未能深考歟今學者尊孟荀而黜管晏其議論傑出乎事之表矣雖然徒知其事上未達其所謂王下不識其所由霸何益歟願考次其事而論定其人問前既由經而子發問目矣其次當畧論傳注昔秦火燔滅之餘雖經言尚皆訛偽漢儒隨文生義由是訓詁出焉然古說本由口授後學乃以書傳厥或師承異宗



於是角立詭辯漢晉以來凡若此者號為滯義學者求  
通義據紛然今畧舉十條以廣溫故堯典禋于六宗或  
謂星辰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謂天地神之尊者或  
謂易卦六子最後有援家語宰我問以為寒暑坎壇榮  
祭者衆說殺亂不知孰為優大宗伯禋祀昊天既曰昊天  
帝曰令迎氣又月五德帝其後有著論辨南北郊謂天  
體則一安得有六者兩家異同不知孰為是周禮四望  
司農謂日月星海鄭玄謂望祭不及天神當為嶽瀆鎮  
是康成不同於先鄭矣春秋三望鄭玄謂魯境弗逮於  
河當為淮海岱孔氏復引杜注指為國內山川分野之  
星是穎達復異於康成不知四望三望果孰為確論乎  
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曰時臺說者謂皆在太廟所  
以望氛祥觀精祲也鄭玄獨謂辟雍三靈雖同在郊而  
其處各異夏后氏世室高人重屋周人明堂說者謂之  
舉其一其制同也鄭玄獨謂明堂在國之陽而與祖廟  
別以玄之說為非乎椒舉稱臺度於臨觀之高為於睿

磽之地則疑非建廟之所明甚以玄之說為是乎在氏稱勇夫害上不登於明堂乃舍爵策勲之地也安見其與太廟異不知三雍明堂太廟果孰為定制乎十二章皆飾於祭服或為三辰不在衣而在旌旗三夏為樊遏渠或謂九夏皆詩名而非字義食祭之名有九或謂自命祭以下施於事神祇會朝之門有五或謂庫門雉門諸侯得以兼內外凡此枝葉繁滋文義踳駁亦有要歸可得折衷者乎然此其淺膚非有微奧乃若以六尺四寸而論尺步以開方百里而論封國以旁加一里而為治澮畿內畿外兼用貢助之法嗣爵嗣錄雜取夏商之制雖未敢指為臆說然於經孰為明據必如其說參驗反覆具有合乎亦有未合者乎竊考漢魏諸儒治古學者為譜為駁為辨疑為異義中實難疑知凡幾書自孔穎達囊括筆削以成正義於是獨存賈馬服鄭王劉數家不知此外亦有或裁取弗精採摭未盡因以遺落而不傳者乎抑徒多紛紛等為無裨於經而不足錄歟

史稱穎達能默記三禮義宗今聶崇義之書具在尋其源流亦足按誡以為證乎夫緝繹義疏蕪沒本旨南北而下傳者倦矣然則剖析疑滯說有稽據後世學者不能廢也故據其說之繁亂與其未安者得以暇日共講焉

問劉繇王朗羣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戰來歲不征使孫策坐併江東此孔明所以告後主也夫世事固有當疑亦有難圖者矣若每事難每事疑湯七十里文

王百里如何而有天下此孔明所以不顧才弱敵強而但欲鞠躬盡瘁而後可也然孔明以巴蜀一州之地戰士不滿五萬連年運思克日請戰長驅祁山雍涼響震所謂鞠躬盡瘁者亦無一功可論與其徒勞曷如閉戶守險保全境內隆中心事吁可念哉自晉失中原凡幾十年而得石勒死此機會也庾亮欲移鎮為滅賊之計蔡謨以為不可其後石虎死朝野謂中原指日可復亦又機會也蔡謨又以為不可蓋晉人根本不堪喪敗加

以征陣不齊開江延敵則有餘棄江遠進則不足後來  
王羲之答殷浩孫綽之沮桓溫皆持此見然勒死而虎  
在以為難可虎沒而蜂附者日以千數天送輿運人不  
能乘又以為難何謨之胷中憂憂其多難也豈內不能  
辦姑為卑論以自蓋耶若作勝謀如王元謨又將有覆  
敗之憂然則世事亦何容易耶今世之士有二其一慷  
慨抵掌自許復讎者必稱孔明之鞠躬盡瘁不計成敗  
其以括囊至計自謂沈審者必取蔡謨之度德量力如  
使諸君得位孰從而可

問韓信請兵二十萬倏忽之間取魏破趙下齊取三強  
國問其教習則常驅市人而戰初不見其有訓卒蒐乘  
三年而練七年而練之說然兵威所至衆庶莫不輟作  
以待何也諸葛孔明戰士五萬戎陣整齊耕者不雜其止  
如山其動如風雨然考其功伐西不能下五丈原南不  
能過白帝城魏延欲出自子午谷不用楊儀欲得大兵  
亦不用何耶韓信之兵多益善高祖服之孔明之

兵節制進退司馬仲達畏之一以成一以不成儒者論兵孰從而可

欽定四庫全書

山房集卷七

宋 周南 撰

策對

庚戌廷策對

臣聞天下之利害易知一介之議論難信凡為臣子皆有愚衷若使効竭其短陋或能感動於萬分豈非夙昔之至願哉然天聽崇深草茅踈賤自非有樂聽之意則恐犯徒言之羞惟陛下少垂聖恩臣謹昧死上對臣聞

立必為之志正己以先物者興王之事業也存擇善之誠資人以成治者平世之規模也歷觀自昔間出之主降及後代庶幾之君若非有必為之素志則必有擇善之深誠故能君臣協謀至於治道克立陛下履位踰年治體嘗一變矣曩者是非紛淆人心壅塞今者用捨嚮正觀聽略新此誠欲治之機而將成之候也然弊事循積而未見其長興之勢公論略伸而不能無復變之疑朝廷方議一善政其于興革猶未敢及也而陛下必曰

為之必以漸不知規模且未立尚何漸之可論乎臺諫方逐一小人其于旌別猶未及盡也而陛下必曰論事不可激不知忠邪方雜處尚何激之可慮乎意者此豈陛下立志未篤而擇善固執之者尚未明歟故雖履位踰年而歲月不邁相持好惡未能歸一賢者無所倚仗中人未識底止陰拱不言者潛蓄撼搖之意而宇內所當振起之事隨其虧圯而皆莫以為意矣此豈非今日為治之大患所當先變者歟如其條目纖悉當以次而

論者臣不敢比而同之也敢沿聖問而獻其略臣伏讀  
聖策曰古者帝王之世教化興行風俗醇美邦本固而  
上下足公道孚而賞罰明熙熙乎太和之治朕甚慕之  
此有以見陛下慨慕三五之盛欲返古之道變今之俗  
也臣聞自昔帝王或值洪荒朴畧之世或當民物紛雜  
之時其民豈盡易化而其國亦豈易足哉皆由積其勞  
勤盡其心志而後得之耳然而閭閻未肅不敢言教朝  
廷未治不敢議俗制用無度則不能兼足任使略偏則  
必至害公故聖人不敢輕以是尤諸人而常以是任諸  
己教化未達必曰豈吾漸摩之具闕歟風俗不美必曰  
豈吾表倡之道非歟邦本不固則思所以窒浮蠹之源  
公道未孚則求所以破私邪之論于是居仁由義而教  
化興矣本身率民而風俗醇矣王后世子儉德相先而  
上下足矣宮府左右偏情不用而賞罰明矣今陛下慨  
慕于四者之盛則善矣不知亦思所以致此乎夫樂聞  
其治而不能加之剛大之意有慕古之心而未知致力

之所此儒生學士讀誦之累也而于治道何用哉且陛下寬大愛人喜怒有則暮年之間區斷機事未嘗有暴察刻急之失可謂有人君之德矣臺諫言事實寬洪樂聽未嘗有猜防疑忌之意可謂有人君之度矣自昔人主不可有為皆由宇量褊狹今陛下德度如天此如人有平夷廣濶之基址所闕者獨未能掄才作室于上耳若自此而用力則誰能禦之抑臣之所憂者獨恐作室之志未能先定之心而取成于道謀掄才之識未能精別于已而雜用于濫進則臣恐室之難成而治道決不能立矣故古之教化易以浹洽而今則坐視禮義之陵夷而不能返古之風俗易以變革而今則目覩民風之靡薄而不為怪國本非不可固而不能損己以益民私情非不可絕而憚于遏惡而揚善此臣所以嘆息陛下有慕治之名而未能加之意也陛下若未能先正此意則凡所以策臣者臣雖條列而件具之何益于聖治哉臣伏讀聖策曰蓋由堯舜三代一道相承同條共貫見于



典謨之盛者乃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何耶此有以見陛下欲考帝王相傳之統緒以訂正其治襲之是非也臣聞帝王必有所同亦必有所異所謂帝王之所同志必在生民心必公天下不以位為樂不以安為娛信仁賢而不貳黜奸慝而不惑卓然有別而不可以毫釐易位者是也何謂帝王之所異質文有損益制度有繁簡或法善于古而今當變或事失于今而古當從變而通之以求無失于中庸時措之宜者是也古

之聖人既用其同者以興治復取其異者以隨時此禮樂之文雖小有增益而不害為同條共貫者此也及至後世拘牽條貫之名變易沿襲之說其所當同者既一切錯亂而非其舊其所當異者反因陋守舊而不敢為此甚可嘆矣臣嘗見漢唐叔末之人主顛倒賢愚貿易好惡忽天命失人心慢棄賢士親狎小人其條貫之不同于古帝王者可謂極矣至于敝陋之法玩習之全積久寬縱之事曉然為民之害所當脩補而振起之者則

曰是必不可改改則有戾于條貫之同是以兼失同異之義廢墜統紀之本而卒莫能知沿襲條貫之果何義也深維今世出今用人所未合于帝王之條貫者果何事守常不變所未合于帝王之沿襲者果何說陛下聖問及此是天下之福也然五帝三王不敢廢變通之說而陛下則見弊事而不敢為五帝三王未嘗有兼容善惡之論而陛下則見小人而不敢去此臣之所未喻也陛下誠致思焉則條貫沿襲之說曉然有辨而不至于無別矣臣伏讀聖策曰帝王無為而天下治固未始弊精神于事為之煩然舜孳孳汲汲禹胼胝文王日昃不遑暇食何勤勞若是乎此有以見陛下即帝王之勞勤以驗無為而治之異說也臣聞無為而治之說孔子雖指舜而言其實論舜治既成之後九官在位十六相佐職股肱耳目無不得人而舜則授任而責成功故謂之無為無為者非無所作為之謂也若莊周有無為天下功之說此皆出于老氏清靜自正之論其實非孔子之意

而不可施之于天下國家也夫天下國家大物也非上  
得天意下得民心不能以有之非衆建賢才興起法度  
不能以守之其來久矣舜之孳孳汲汲禹之胼手胝足  
文王之日昃不暇食彼豈過為勤勞哉誠知天意之難  
測民心之可畏一日不存祇畏憂勤之心則將有不可  
以智力留者此其所以毫釐食息無不在民也且陛下  
亦知今日之治體果可以無為而治歟否耶臣聞壽皇  
帝臨蒞天下幾三十年此三十年間浹洽於人心者非  
不深暴白于天下者非不着然歷時寢久睠焉獨嘆乃  
有功業未成之憂者何耶迨釋去重負之日天下之童  
兒婦女不謀同辭皆以為壽皇之志大有屈而未伸者  
又何耶陛下視膳問安日聆慈訓縱壽皇不言而陛下  
豈不知之乎若以年穀屢登不如今日而憂之耶則隆  
興以來無甚凶歲若以為邊鄙安帖不如今日而憂之  
耶則辛巳以後未嘗用兵不知上林苑囿遊幸絕稀而  
草生甚茂者壽皇何為而略無閒泰之時乎夙興視朝

日晏訪問夕引儒生討論世事而丙夜又復觀書者壽皇何為而過自焦勞乎據東南一隅之地取三十倍勞筋苦力之賦養百餘萬列營坐食之兵官多而無闕以處民貧而無策可裕天下事勢堅凝膠固欲一舒伸而不可得此壽皇所以夙夜不寐而發功業未成之嘆也舜之繼堯也曰重華協帝禹之繼舜也曰祇承于帝夫協者果何事承者果何說耶即帝堯之心所存志之所嚮凡欲為而未就欲就而未終者舜皆有以協合之而使其規模無毫釐不滿之處也若禹自知其德不及舜亦盡其力而祇承之此舜之孜孜孳孳禹之胼手胝足所以為不可及也陛下若實得壽皇之用心實知天下之事勢則舜之兢業禹之憂勤與夫文王成和萬民之事兼舉而力行之可也今惑乎無為之說而有精神勞敝之疑臣以為陛下若能舉今急政要務盡力而為之則事為之末固不足以勞聖慮若因循苟且不立一政不興一事舉今所謂急政要務盡廢之則雖知事為之末

不足為亦無益矣臣伏讀聖策曰舜樂取于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同是道也或者乃曰五帝神聖其臣不能及三王臣主俱賢用人之際抑有異歟此有以見陛下有謙冲不自用之意而未滿乎晁錯之說也臣聞古者君師之任必有以超出一世之人而後能為之其說以為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者未為不知五帝也然而寔不可用者以不可施之于人主也上世人主惟堯為不可及然已不敢廢舍已從人之說若周之有成王一日不可無周公則後世中才之君豈能不咨謀于人哉然舜取人以為善禹聞善言則拜古人納善如此其易而後世從諫多見其難者此今日之所當憂也臣聞陛下養德潛宮之日樂詢天下名流聞有學問潔脩禮節恬退之士則為之褒嘆以為佳士是時宮寮之中有出以私告于人者天下有識相顧稱賀然則陛下樂賢好善之心根于天性蓋非一日矣伏自臨御四方喁喁日俟登用今日納忠補過者日以踈斥結舌不言者相繼

登用臣誠恐陛下聰明未免為小人而蔽蒙之也且天下之忠言何嘗不可誣毀哉而今之蔽蒙之甚者則立為議論以籠罩主意使陛下不能擺脫以用人者其說有三而已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臣請得而極論之臣聞禮樂仁義謂之道問辨講習謂之學人不知學何以為人學不聞道所學何事道學者天下之所共知而夫人之所共有也然元祐諸賢未嘗立此號名近世儒先豈曾以此標榜中間忽有排擯異己之人謀為一網盡去之計遂以此名題品善士士大夫學不同師生不同里據所見以仕人主若以為講習正心誠意之學致知格物之事其于國家果何負哉彼譖人者謾不知道學為何事意以為凡不與人同流合汙者皆是也于是取凡不與己合者皆被之以此名故朴直而自信者謂之道學潔廉而好脩者亦謂之道學博通故實者謂之道學而研玩經籍者亦謂之道學而道學之名立矣彼為道學之論者曰心術暗也才具偏也惡靜而喜

生事也于是陛下入其說凡天下抱才負術之士欲為陛下圖事揆策立謀建功者陛下類以此疑之以為紛紛徒亂人意而以道學廢之矣自道學之名既立無志者自貶以遷就畏禍者迎合以自汙而中立不倚之人則未嘗顧也彼其出處偶同則何害于私相往來好惡不偏必不肯隨人毀譽彼譖人者則又曰吾方絕道學而彼則與之交通吾方以道學為邪佞而彼則頌言其無過行是黨道學之人也于是朋黨之論又立矣彼為朋黨之論者曰小人有黨固非公君子有黨亦為私議論協同即是朋比交相借譽豈非締交于是陛下入其說凡昔所謂中立不倚之士欲為無心之論以解釋道學之疑者陛下又以挾私好名待之而其人又以朋黨而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于道學則困于朋黨者十九矣惟天下之庸人以無所可否為智以無所執守為賢者既不入于道學復不儻于朋黨于是借皇極公平正直之說以為佞庸自售之計而皇極之論遂出于兩

者之後矣然臣竊觀箕子之論本非為佞庸自售之計也其曰有為有猷有守者是有才智有道義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者欲其斯湏之不可忘也若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者謂其才雖有偏而終有可用則亦當收拾而成就之者也若以實而論則今之所謂朋黨道學之士是乃皇極之所取用之人也今奈何廢棄天下有才有智之士取世之所謂庸人外視之若無過而其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皇極哉自今以往闡尊尊顯平凡得志異日天下之大禍臣恐始于道學而終于皇極矣陛下若有意乎舜禹取善之事則于今莫急于破庸論以收善人若使皇極之說不明而朋黨道學之人皆拒之而不敢論則人材至于沈廢而天下之善無因至于陛下之前矣陛下歷舉前代帝王之治以策臣者至矣至于當世之事有關於理亂安危者于是復歷舉以策臣曰朕自踐祚以來厲精圖治監觀前代庶幾有獲然稽古之志雖堅而設施之效未着求言之心雖切而謹



直之風未聞政事必親而或慮夫細務之繁財用既均而猶病夫浮費之衆吏員冗而莫革民力窮而難裕私情勝而議論勿平虛文多而奸弊益甚此皆日夜以思求合于古而未能者將何以致隆平之業恢長久之策乎臣伏讀至此仰見宸心願治思欲上行下應事舉效隨以躋世于治平之域也臣雖至愚願以為有君如此天下何憂不治然其事雖舉而難見其說甚大而難言若隨事而論則恐木末之無辨臣請先論其致弊之源而後及其救弊之說可乎臣聞自昔哲王御極之初非必徧舉善政盡易百度事事為之而後能聳動天下之心也略出一事而海內至于更相告語改視易聽靡然而從之者無他蓋一則或能以意而動物一則或能擇善而固執之而已上世人主若成湯之于商武王之于周文景之安集民心唐太宗之欲興太平漢光武之克復舊物當其一出天下無愚不肖皆以為必成者知其所存之志不可遏也舜殛鯀而舉臯陶禹惡旨酒而好

善言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封即墨唐太宗斥封倫而用魏徵當其一去一取之間天下無愚不肖亦曉然咸知趨事赴功之實者以其所擇之善不可欺也今陛下于二者之間臣竊有疑焉且天下之議論交至于陛下之前者為不少矣今有言民力之彫弊者陛下未嘗不曰民當念也臣以為陛下若果以民為當念則當對八珍而投筋却妃嬪而凝思如親在閭閻匱乏之中而親見其艱難窘蹙之狀可也有言治體之廢弛而有當憂者陛下亦未嘗不曰治道當憂也臣以為陛下若果知治為當憂則當未明而求衣當饋而思賢慊然如禍亂之在朝夕而不容瞬息緩可也今道路傳聞皆以為外廷凡有進言玉音無不響答但退朝之頃一切忘之而朝夕所從事者唯有燕樂耳唯有逸豫耳唯聞某處教習樂舞以脩宣召某日押入琴工以娛聲音耳陛下立志如此不知其果何在耶曩者陛下履位之初有身為諫官而職當補過者陛下納之未嘗不優容之也班對群

臣小臣之中有自愧空餐而思以直言而圖報者陛下亦未嘗斥怒之也所以然者豈非以真諫為人主之盛德而臣子交相獻忠亦以為美事耶然納其言而未免移其官雖不怒其人而亦不能容之于朝者又何耶豈非陛下雖知其言而未達其獻言之意徒知其直而初不知其直之甚有補耶陛下擇善如此不知其果何見耶是以暮年之中所下詔令非不勤懇而八者之弊猶未革者此無恠也而迺者一事猶駭物聽臣聞帝王職典神天百靈受職昨者陛下逐一讒邪招權納賄之小人而天文卷舌之星為之不明者累月若積其實德每事如斯天文雖遠猶可感動而近者忽聞專命王人多持緡錢聘問一妖民于數百里之外夫使其人果甚靈異齊家治國安所用之今者中外相傳皆以為市廛乞丐之夫宦官羽流挾以誑惑而陛下遽從而信之幾何而不為天下之所駭愕哉萬一四方傳之四裔聞之則敵人必有輕視中國之心矣凡此皆陛下立志擇善有

所未至是以舉動若此陛下若未能先正其本則八者之弊臣恐其難救矣且稽古而設施未著此蓋陛下徒慕其名而未察其實也自昔五三之所已行六經之所論載有得其一言而可以治國者有據其一說而可以化民者如使心好之身行之有過必改有失必正以古人為楷模以舊事為師式動必咨之而行言必本之而發如此稽古而設施未著者未之有也求言而讜直未聞此蓋陛下徒有此意而未為其事也今公卿大夫之

間有言脩身者不知脩身之德其果進已乎有言正家者不知正家之道其果成已乎有言為子孫之典則者不知子孫之典則其果立已乎直者未嘗以好名而疑之乎剛者未嘗以賣直而防之乎有一于此則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戒之以至誠懇惻之意而求之如此求言而讜直不聞者未之有也政事必親或慮乎細務之繁豈陛下操執綱領者有未明乎古者致治專論一相坐而論道謂之三公是以為上有體而為下有分今陛下夙

興視朝執政出常程之事以候聖裁者大半皆瑣瑣除目耳若欲用一人物則遲疑顧望而未敢發言是以天下大計不得詢考其本末而二三大臣欲為陛下圖度經畫者亦無由而至前臣今舉一事臣聞乃隆興之二年十月有八日壽皇之詔有曰朕每視朝頃刻之際慮有未盡自今執政大臣或有奏陳宜于申未間入對庶幾得以坐論慮靡不周同躋于治大哉聖謨願陛下亟下有司討論而遵行之則大臣得與陛下講論大計而不至于自累于細務之繁矣財用既均而猶病浮費之衆豈陛下內外經費未知節歟臣惟國朝財用病于上供太重內庭太無制度昔我藝祖平一六合是時琛貢載塗內庫始立當時遠謨實欲得取契丹削平幽壤為此以備一旦之需耳自中世以後內庭之支數日多故韓琦孫沔皆欲約女御之費以省國計嚴宣取之弊以防吏奸及自崇觀以後御前之錢便于支取則適足以開侈心而致多事然則人主自有私藏豈天下之福

哉恭惟壽皇收湊餘剩以為內庫非奉親軍須一毫不  
用陛下所當愛惜也今聞陛下恩意周浹左右小有勞  
效給賜動及萬緡臣竊觀壽皇知民財之艱匱外庭臣  
寮有被眷寵而去國者匹兩之給為數至寡而已為異  
恩乃若一帶之賜有累月而尚方不聞者此皆陛下所  
當謹守而不變者也陛下亦知乃者大農無粟外府無  
泉宣限既迫而主計之臣至于稱貸于富室以緩旬日  
之迫乎臣以為欲約浮靡則當先自濫賞始然後脩立  
所謂會計錄者以壽皇在位之日五歲內庭支用之數  
酌取其一歲之中者而謹守焉則財用可得而漸正矣  
吏員冗而莫革臣以為黜陟之法未行自昔唐虞建官  
至于成周計吏雖寬嚴繁簡之不同而不可無者黜幽  
而陟明也故司士之所掌有歲登降其數者釋經者以  
為此以功過定之也然則周人一歲之所黜與一歲之  
所陟蓋略相當也今天下之吏誠冗矣然司勲無功過  
之考吏部無進退之權臺諫抨彈而去者月不能百一

監司刺舉而黜者歲不能十一今惟士以墨敗而名掛  
丹書者始有停廢之科耳官安得而不冗臣以為若行  
黜陟之制則疲癯者不當仕庸鄙者不得仕無才者不  
願仕天下之官不待節抑而可損其十之四矣今上下  
皆憚于矯拂人情而一官之闕至于十數人競之反不  
以為媿臣恐十年之後庶耻盡喪而名爵不復為天下  
重矣民力窮而難裕臣以為征賦之法未善也國初盡  
變五代煩細之賦至天禧而方寬至熙寧而復增及渡  
江以後則西蜀之賦增三數十倍而二浙之鹽酒亦十  
倍而取其直臣嘗記天禧以前二浙之大郡合一郡征  
商之入有不及五六萬者今一小郡蜀邑之外有收及  
六七萬者皆是也昔國家以商人之涉遠而欲優之也  
故惟取其止程之地而稅之今相去百里之間一征再  
征而民至于冒江潮涉風濤而死者皆是也昔者國家  
以開譏之細碎而欲寬之也故男女聘問之資粧皆蠲  
之今民持尺寸之帛以適市吏且從而呵問之征一及

百而破家連逮者皆是也然其所以至此者上供耳經制總制錢耳月椿與糴本耳東南一隅之地無全盛時三分居一之地而一歲財計之數至數千萬宜其勞弊困苦而至此極也今將憂念其極弊而欲寬卹之小小德惠豈能徧及當約一歲之計蠲減六七百萬緡而後庶有可為之理然其源流甚多陛下近者即位之初亦嘗議及此矣然經摠制之額減及州縣者僅能及其登帶不實之數若乃浙右之和買舉朝議之而至今未有聞焉則又何也臣以為此事若非君相同心上下一意相與共稱之民病未易蘇也不然則於今不得已之人能謹守恭儉則亦可以少慰斯民之心矣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勿平虛文多而奸弊益甚此于八者又其大者也臣之所見則以為虛文之弊此亦一事耳何者今世上下以虛文從事初無一政一令可以經久而勿壞者此誠非小弊也然若使陛下一日赫然出令任人而不任法任法而不任吏信士大夫而不信期會案牘則事



可立簡令可必行而工技器械之末猶可使咸精其能是則虛文之弊蓋因循積久而未能革耳非無釐改變革之道也若乃私情勝而議論勿平若不深加辨論則臣恐天下治亂分矣今請得而終論之臣聞私情人之所同有而所賴以辨析區分者此乃人主之事不可得而憚煩也自昔天下忠邪無兩立之勢是非無並用之道用君子則必黜小人信庸人則必踈正士是以剛明之君必助正直而抑奸慝君子雖小過必愛護之小人雖未進必痛止之何也誠恐一旦得志得以動搖國論也今天下之小人犯天下之名義陰翦善士而傷害正人者其人顯然可見矣且自昔天下唯患人之無才今有才名者則必蒙擯抑自昔天下唯患人之不學今有學問者則必遭汙辱陛下以為若此者果何意也誠欲逐去天下之賢者以偷取陛下之名位而已且近者固有懷此心而進掌風憲之任者矣當時陛下亦以為忠且直也未幾交通賄吏而卒以事敗陛下亦知其未敗

之時聲勢薰蒸敢為不義而不容一正人之在朝乎幸  
陛下一旦覺悟斥而遣之遂得登用端良而稍伸天下  
之憤此殆宗廟之神靈實使之也今若因此一事痛懲  
而力抑之猶恐是非未大明近者以來何為含容之意  
多而區別之意少反病其私情相勝耶且自近日来君  
子失勢非止一事臣嘗詢其故則亦坐于道學耳朋黨  
耳且道學誠有偽何不辨其名實朋黨誠有罪何不析  
以是非今奈何進一忠言裁一命令而盡納于道學之  
中而廢之乎排一小人用一人物盡推之于朋黨之中  
而疑之乎是則私情所以勝者是陛下不敢助君子而  
忍于容小人而致之也臣聞小人固不可太嫉然要不  
可使在朝廷之內泰之為卦三陽既進君子得志之時  
也故內健而外順內君子而外小人而後有六二包荒  
不遺之論蓋事大體既定則小人雖使之在外勿庸治  
之是以謂之包荒也今若懼為已甚使君子在內而小  
人在外亦未必至于激也奈何進而置之要官重位得

以撓亂陛下之聰明而轉移其是非乎臣聞小人不憚  
為亂以求伸其私意君子不憚捐身以盡忠于人主顧  
人主所以主之者如何耳若主君子則君子為國家用  
主小人則小人為己私用今陛下主君子之意固多然  
發口敢言此事者能幾人至于日夜媒孽于左右之前  
者臣恐其十倍于君子矣此如兩家聚訟使並設兩詞  
而聽之勝負尚未可知也今甲不得日至于聽訟者之  
前而乙之偏辭則日夜曉曉而不已臣恐甲之理雖直  
而終為乙之所勝矣陛下應受付託方內之治亂在于  
正邪之用捨君子小人之進退忍使小人誣毀忠良而  
自貽他日之憂乎此臣所以不揆其愚欲為陛下流涕  
而言之也臣不佞凡陛下所以策臣者臣既踈列于前  
矣至于區區之意所以輾轉而不能已者一則以為必  
先立志一則以為必先擇善茲二者非常談細故不切  
之浮論也然天下之逸樂富貴所以虧惑人之心志汨  
亂人之聰明者亦不少矣陛下一日之中罕接儒生學

士多見宦官女子將何以發躍而成就之乎今之說詩書者智識必明崇聲色者氣志必昏如使棲息無道保養無術豈復有有為之志擇善之心哉臣願陛下幸致思焉則凡事業之未舉者必有振起之道是非之未明者必有歸一之意而舉天下之事皆無足為者矣陛下涉世寔久凡所謂逸樂富貴之事豈待臣言而後知其無益哉臣之所論蓋亦以匹夫庸愚之見而私自忖度耳若陛下一日反此心而用之于治今日立一善政明日去一弊事天下歌之百姓誦之壽皇喜見天顏以為付託得人其樂豈有涯哉臣將見富貴逸樂之事不待人言而自不復矣豈不美哉臣學問荒蕪語言失緒其于疏列以應聖問者可謂陋矣而聖策之末復丁寧于臣曰子大夫抱藝待問咸造在廷其攷帝王之事酌古今之宜凡可行可驗者悉著于篇朕親覽焉此又足以見陛下好問不倦之至心也然臣則有憂焉臣聞明于觀古者不必博舉以為證敏于知今者不待盡言以為

直自古及今凡人主無意于理亂是非而國亦隨之者  
載在史典不為不多矣若陛下不自警悟則臣雖歷舉  
其危亡禍亂之事以極論之徒以傷陛下謙虛之意而  
已臣亦安用以此為忠臣哉臣之所望于陛下者願見  
微而知著勿以小過而致大失而已且人有羞惡之心  
則必有是非之心善告君者因其羞惡之心而開其是  
非之心則語不必深而已在其中矣以陛下之聖寧不  
灼見此意若使見微而不戒忽小過而妨大德則臣恐  
古今可驗可行之事皆等為無用之言矣以陛下之聖  
日謹一日何治之不成而何功之不逮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乎他而在  
乎加之意而已惟陛下赦其狂愚臣不勝惓惓

丁卯召試館職策

善為國者不執理以強勢之所難當順勢以伸理之所  
易理者公是非也勢者實利害也公是非固不可泯實  
利害尤為可畏執不可泯之理而忘甚可畏之勢則安

危勝敗之大計踈矣然則歛衆說以救獨弊置已往而善將來則前日之舉非失于執理以強勢之所難乎今日之救不當順勢以伸理之所易乎晉元帝宋文帝或尅期進發而不果行或悉師再舉而不克捷桓溫謝玄馳逐經畧而不遂非名不正而辭不順也以不接之聲勢而當重大以淺效之規模而支深入以分裂之偏隅而欲混并其理則是而其勢則難矣高祖不報平城之圍太宗脩結頡利之好祖逖之通使石勒澶淵之許盟契丹非志不足而氣不銳也士卒之罷極者可以休養資寔之哀耗者得以振瞻邊鄙之驛騷者賴以救輯其勢既順其理亦易矣然而天下之勢動之易而收之難方其未動也則不當開及其既開也則不易收以為業已開矣但當奮張以求濟不應中止而示怯者已失于強其所難矣以為當收矣玩縱以安舒隳沮而單弱則亦未達其所謂易焉蓋致易之理內必有以固其本外必有以弭其爭嚴衛其四隅厚植其遮障所以固本也

導養于時晦申合其盟好所以弭爭也爭端弭而後民  
之力可以息本圉固而後敵之情不敢驕民得息而我  
之國不聳敵不驕則彼之謀自消如此則易之理斯近  
矣今以其勢之難也已沮而復驕欲息而漸起雖無果  
銳必為之意終懷趨趨欲動之心此非真知難者也不  
思我醜之包藏者未可必塞徼之踈畧者不足恃相與  
束手以待行人不及十旬又將盛秋焉此非善圖易者  
也苟安而已矣嗟夫事巨敵強而持嘗試之見用苟安  
之策幾何而不為其所闕耶今公私交弊氛祲未清兵  
法乘虛理先救本故戰決難用而守則可知曷若盡置  
前日之所難而亟圖今日之所易乎夫推舟以行陸人  
知其勞矣治絲以愈棼則其緒尤多焉夫惟知者不昧  
利而輕發勇者不容瞬而能收起而圖之如過橫潰如  
拯焦灼惜日陰以戒戎作重民勞以俟後圖起精神于  
畏讐弭陵突於披猖而後今日之事可得而論矣夫西  
北以騎乘為能東南以步卒為長昔孫權東不得市駿

于遼東西不得致騎于川秦考韓當程普一軍之所有  
不過三五十騎而止則幾于一用步卒舟師以立國矣  
况彼以薊北之勁足疾馳而電逝我以廣蜀之下乘並  
驅而爭驚卒有馳突不前則至于自為躡踐此知兵者  
所以欲以步而當騎也然古法置陣必為兩拒而匈奴  
包敵特善誘兵乃暗合焉蓋騎之難制也久矣且以勁  
弩而洞重鎧敵未有制于我也至其設銳陣以相當張  
鳥翼而旁射則我始無以當之矣故以車圍其營則步  
可用是衛青之法也以車而衛步以弩而護車則步可  
用是李陵之事也以車而為營列植以自固則步可用  
隋之禦達頭可汗以鹿角為方陣是也又有本諸陣法  
取其簡便者步亦可用蘇定方令步卒攢稍自衛渾瑊  
設搶壘為營是也今將易之以輕車歟或以淮地淺狹  
而陳濤斜之事不可襲矣將倣鹿角之制歟或以為此  
非取勝之兵楊素之戰固已撤而不用矣將止用強弩  
以當之歟而或以為弩鏃遲而我騎迅昔劉裕之北伐



朱超石之百弩常不能制魏騎之薄營矣獨有比槍而衛弩中興諸將猶有習聞舊法而長于用步者然今之軍制夫豈無之恐亦未足為制敵之良策也蓋制兵之短長在技藝而料敵之機便在覘候古者師行則前茅而慮無師止則捉生以為導故李靖之論鄉導必知敵濟寇來之早晚而宇文泰之用間使之衣敵衣而歷敵陣彼皆先悉於敵情故能乘機而應變自我醜深侵敵帳非遠若精其伺謀出其不意于其道挾騎蹙之地前驚後齧之所盡死一戰亦可得志自覘候不明方其雨雪狼狽解鞍縱轡丐宿于田父我不知擊其歸及其攻圍日久將卒懷家芻秣不繼我亦不敢襲其去不能用之于機便則騎步均為冥行何必以步為優哉蓋今步卒之可用者獨可用之于憑壘而已夫憑壘而不敗以有郭垣之可恃耳未可望之以奔突也且其怒心勇氣未聞將戰而裂皆而靡旗亂轍不免聞鼓而失膽自非警以嚴誅方且狃于怖敵故今日且當以城守為先其

次則以舟師為衛若夫討論魚嚴鷺鶴之陣法求合圓方曲銳之地形而欲以步當騎則當訓閱練習而用可也夫兵有必以衆克者亦有以寡勝者昔城濮之賦七百乘而已其後鞍之戰則已增至平丘則又大增然至于四千乘欲以無道行之而諸侯之服于晉者衰焉况孽寇盈橋非初興比彼以僉刷而強民雖衆而其雜難用此以教士而禦敵雖寡而其整足當且與其冗多則易潰豈如精少而有紀此言兵者所以急于以少而擊衆也然羗寇三萬馮奉世必欲以四萬人當之滑臺之役沈慶之以五千人獨救辭以兵少輕往無益也夫衆之不可也久矣且使先據勝地用吾長技以南兵一當北兵之三我未遽不敵也至于裒創力戰更進迭出以南兵三而支北兵之十則我始憊矣故掩其間道衝其方虛如李勣以數千而襲磧口曹公潛行而傾烏巢則寡可用是出奇之策也伺其塵起擊其陣動若謝立因其衆亂而濟師韋孝寬乘敵小却而取勝則寡可用是

伺間之策也其次則伏戎于莽阻隘而邀若慕容垂隱  
千兵于深澗于謹匿輕騎于叢薄則寡亦可用是據險  
設伏之策也今將用出奇之策歟則敵堅而未易入入  
而無後援則何以返是陳慶之跳身獨返之事可監也  
而可冒進哉將用伺間之策歟則敵詐而多譎譎而有  
不審則墮其計是藥枝曳柴陽遁之事可戒也而可輕  
襲哉獨有據險設伏鼓儻而出則恐閔隘嶮崎之地陂  
湖沮沮之中驚匿而狙擊必能以一而殪十然邊隘遙  
濶蹊隧縱橫一所縱漏便見侵軼亦豈足為却敵之大  
計哉蓋敵之進退係糧之贏縮而不係其衆之少多故  
陸抗決堰以阻運則羊祜雖來而決無成蘇峻之入郿  
鑿故斷糧道而制之則温嶠深以為然此皆深見夫兵  
勢是以不畏其鴟張今敵以衆大為輕兵以廝養貳正  
卒其所齎持終朝可待若扼其津要抄其積聚深溝固  
壘野無所掠縱能復出肆擾亦必斂退遁巡然曩者寇  
犯清河晨濟桴棧纏繫浮梁既若于兵力不加而不毀

蕩其糧艦迨其深入吾地驢馱負載復困于閉營拒守而不暇出邀其芻車夫不能梗其餽糧則雖衆且未足以決勝而况能用寡哉故今之所謂用寡獨有晝則揚兵夜出斫營而已夫斫營而捷僅足以撓其寨柵未能為輕重也况敵方出沒淮濬規圖蟻聚使其家基牢固則尚煩勝筭驅攘故今日且當厚集其師以待之速圖召募以益之若夫求批亢擣虛之法講經足利兵之制而欲以少擊衆則當遲之法立誅必而後使之可也夫省餽莫如營屯因屯可以實塞昔孔明恨糧少而不伸始因雜耕而謀久駐營屯之利其來久矣然近地之屯易而並邊之田難昔武帝置田官于朔方矣克國留屯於金城矣當時幕南無匈奴湟中少羗寇故其屯易棗祇田于許下矣鄧艾田于陳項之間矣夫魏之邊面在合肥陳項為內郡汝許乃都邑也皆非兵衝則其屯亦易羊祜田于襄陽陸抗兵在江陵幾于南矣然兩壘交兵皆先約日不為掩襲屯亦非難今包占寬賒未易盡

取而川原虛曠衝突無常將踵衛人之跡開芍陂之屯  
歟則今之安豐烽燧之郊也將襲曩年之舊復柘臯之  
屯歟則今之巢縣羽檄之林也故招輯流庸省簡戍邏  
議者以屯為急而憂其抄畧懼其奔散議者復以屯為  
難然而民之避逃者不可使久無所憑也田之荒萊者  
不患後無以償也冒絕障之地捐耕犁之費而規耕殖  
于今誠難矣就近江之郡擇絕險之處而置保聚或尚  
可用焉昔魏人田于皖城呂蒙憂其一熟則難制盡死  
力而除之者蓋皖城魏之所必爭于其必爭之所而開  
墾焉則必不容于成立矣祖逖或一處得十餘部或一  
堡得數百人隨其大小以置鄔而石勒為之歛戍焉蓋  
鄔聚勒之所不備于其不備之所而經理焉庶其易于  
鳩聚矣然逖既使親子弟督耕而又偽相抄畧以明其  
未附是兵力寡弱亦未能固也既使丁夫戰于外老弱  
獲于內或有急速不免燒穀而逃是防捍未設亦未能  
保也逖之置鄔長也有流人有歸附若李矩郭默皆流

徙之渠帥逃皆取之是非得部曲之豪傑亦不能統也  
逃之于鄰敵也陰為疽食浸淫而陽與交通互市由此  
而後公私始獲豐贍是非與之和終亦未能就也故有  
重兵要遮則可屯有藩籬固護則可屯狙詐作使則可  
屯息兵數年則可屯有此四者則保淮之至計也夫敵  
長於野戰我工于城守昔劉貺以嚴尤為未詳謂秦人  
築長城為中策城之為利自古然矣然三國六朝之城  
守有今日兩淮之邊面昔魏之重鎮在合肥孫氏既夾  
濡湏而立塢矣又隄東興以遏東潮又堰涂塘以塞北  
道然總之不過于合肥巢縣之左右力遏魏人之東而  
已魏不能遏濡湏一步則建鄴可以奠枕故孫氏之為  
守易東晉未全失山東宋猶有彭城故自晉至宋皆以  
壽陽為重魏寇少至則淮泗諸郡堅守以待救援大至  
則發民而歸壽陽蓋壽陽不陷則魏兵雖深入垂瓠終  
憂援兵之突至又况前有彭城故為守易齊既擇人以  
守壽陽又有朐山在其東故守亦非難今敵出汴口則

盱眙重由盱眙則天長棘矣出渦口則濠梁重由濠梁則滁陽六合棘矣出穎口則安豐重由安豐則合肥歷陽棘矣是以古者重鎮當前敵不敢驀越頃雖四鎮固守而未能過深侵今若求為不敗之計則必當守求為必守之計則皆當城故凡敵所過郡議者以為板築皆不可緩而尤欲于某縣作壘以蔽廬于某所立壁以援山陽然百堵皆作萬杵並舉窮民之力趣辦難矣蓋地有當捍惠而宜速建築者力有未暇及而當且繕治者青澗左可以致河東之粟右可為延安之捍種世衡知其為障塞之衝也故身犯矢石而卒城之太原城大而後難興賊未至則先自困李光弼知其役不易舉也作塹數萬增壘而已故世衡之事當用于要會之地而臨淮之法可祖為補葺之規擇今控扼之最切者程土物計斤板燃脂力作晝夜不息則不可築者不至于後時矣傳聯其疏罅增培其卑薄環之以溝斬益之以樓櫓則未及盡治者亦可以支敵矣此門戶之急而非可以

空談置者也若以為費大而不瞻則李光進之脩受降  
裴度之城淮西皆師老糧匱覆竭不繼之時也豈必有  
餘力哉以為期迫而無及則揚朝晟築三城以二旬郭  
崇韜築新城以六日皆窮邊䟽惡四面拒戰之時也豈  
常得從容哉李絳有言財用盡更來事一失難追此時  
務之至急者也雖然知其所以攻則得其所以守縛樓  
至天吹唇動地百道齊攻肉薄而登今敵之攻不及矣  
然昨者採樵不給而去今謀出沒矣昨者攻具猶未辦  
近者臨衝漸集矣負戶而汲穴地而處善戰至于六旬  
土落不遇數十今我之守亦不逮此矣然昨者我雖閉  
壁時亦撓劫今敵知其所隄備矣昨者彼雖逼壘時去  
復來今謀必又巧矣故警邏不懈則可守儲峙有餘則  
可守衆心成城則可守將不驕盈則可守合此五者則  
賢于長城矣夫古人制官而後用民後世用民而後議  
官世有用兵則必先省官者蓋亦後世之論爾昔管子  
之治齊為士者幾為大夫者幾凡食于齊國者無有一



人之濫也故其兵車徜徉天下未嘗告乏焉豈其所以治官者即其所以強兵耶故爵不踰德也祿必酬勲也事必稱食也未有不如此先治其國而能用其兵者也韓非子疾治國不務任賢反舉浮淫之蠹加之功寔上夫韓子未知古人所以為國也而必出浮虛之蠹而後用介冑之士蓋畧近焉吳起相楚捐不急之官廢公族之䟽遠者而後平百粵却三晉商鞅為孝公定令無功者雖貴而無芬華秦人行之卒蹙六國焉然後知國未有不趨于實而能強官未有浮于事而能實也惟實故強故其國無事則民力富有事則兵食饒此所謂先制官而後用民者也後世上下日趨于奢廣矣其名器惟恐不輕其恩澤惟恐不厚其餼廩惟恐不豐凡所以習天下于汰侈者既相與為安利矣故其國無事則耗蠹而無藝有急則匱乏而不充是以自唐以來皆因用兵調度不給而李吉甫楊綰始思省官清吏以救之所謂因用民而後議官者此也夫天下本不可有倖位也有

倖位則民力不紓不可有濫予也有濫予則勞民不勸  
民力不紓加之以師旅則國用蹙勞民不勸用之于戰  
陣則爵列窮是以古有用武之國亦有無事之世約官  
職責名實黜尸素簡不肖國雖小而尊嚴樸重是用武  
之國也流品衆甄叙廣朝以脩官為美人以充位為能  
國雖大而貪欲盈厭是安平無事之世也夫安平無事  
者不可用之于有事而真欲有事于四方者朝會不敢  
華親戚無私授後庭無羅綺金玉散之戎士而後其兵  
始出焉今黃金玉帶充牣于無功之室漿酒藿肉瀾翻  
于蒼頭之家舉凡盈濫寬賒之事洋洋然濟濟然與一  
世共之而兵用焉得非以安平無事之規模而趨艱難  
用武之事功耶故欲節約之裁省之則上憚于傷恩而  
不忍奪下憂于賈憎而不敢言雖挈兵不解供餽不給  
而執事者猶以為毋動蓋制國之本末所從來久矣而  
非一旦之罪也嗚呼如此而欲耀威攝狃肅清大熟難  
哉夫朝有變色之言則士有攘袂之勇主上一日出令

曰名器太濫員闕太增取凡宮省禁掖之恩賞裁其半  
勲臣貴戚之俸賜裁其半又取祠宮廟嶽間居待次創  
置之員郡國名色之俸一日而盡罷之約以事平而別  
議大臣宰執又從而遵承于下凡有挾而來者皆一切  
絕勿使進則豈惟可以豐財于激昂興起戰士之氣多  
矣昔魏武無功望施分毫不與秦苻堅謂王猛之子曰  
丞相託卿以十具耕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嗚呼為國  
如此兵有不強而財有不裕乎今官無紀極人有覲心  
所謂不稼取禾者以此得之而竭筋力展勤効者亦以  
此賞之夫物不並銳力不兩周愚恐不用漢光併官省  
職之典不可以持久矣昔晉以淝水用兵遂詔九親供  
給百官廩俸權可減半役費非軍國事並皆停省本朝  
寶元初年則議冗費逮慶歷以後則及恩賜矣若曰所  
得幾何毋庸遽速夫怨謗以示弱于海內則是終于盈  
溢寬賒而已况敢論兵強哉夫古無汰兵之事而有蒐  
練之法後世謂古人民無非兵者非也子玉治兵鞭七

人貫三人耳蓋當時所謂寓兵于農者約其卒乘之數寓之于田役之中爾及其將用之則有簡稽焉有蒐狩焉未必皆可以即戎也自漢以後則無法度矣直料民取之而已故陸遜部伍三部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兵數萬惟不養兵故強則用之弱則舍之無所不利焉唐自中世始養兵故兵少不免于募兵冗復不可去五代周世宗及我藝祖以能大飭威律區分健懦兵少而國遂強今騎卒之驕惰者不可戰新收之短怯者不能戰

不亟汰之國何賴焉然今之疲惰十而一二焉可汰也今不止于十而二三幾于十而四五矣夫十而四五是可汰者幾半也夫汰其半能使兵力強無害也汰其半不免兵益少則共駭矣蓋古者雖配民為兵其實多力之虎士禽敵之梟俊則必取之奇傑材豪之中而非閭閻窶人弱丁之所能有也故古之英雄欲振其軍聲者必先自治其不常有之兵而後不藉夫所常蓄之士夫不常有之兵為我用則疲惰者不擇而自去矣故曹操

之兵非強也許褚為之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其人皆  
淮蔡間所畏憚俠客武士故曹得之而兵強謝玄之兵  
非強也劉牢之為募勁勇何謙之徒皆以驍猛應選號  
北府兵能百戰百勝敵人畏之故謝玄得之而兵強齊  
高歡之初起兵亦非強也高敖曹兄弟為之自練鄉曲  
部里得東方老等三千人當時以敖曹為項藉而其左  
右亦無不一當百者高歡得之兵又強焉夫此三人以  
能先得夫不常有之兵使之征伐四克無藉于所素蓄  
之卒故其去留多寡皆不能為輕重今天下知兵之不  
足用矣而未有能收拾奇才壯士異其軍號選練校試  
出于正卒之上者也約計兩淮襄漢之兵折傷彫耗分  
布不敷又欲從而汰之夫愈汰則愈精智者之所共知  
也愈精則愈少人情之所未諭也使吾朝汰而夕有以  
益之猶可以及事也朝汰而夕有緩急焉而其兵未及  
補則不幾于無兵之可用乎夫無兵之可用孰若有兵  
而尚可訓練哉昔河東軍驕李克用曰今四方皆重賞

募士我若急之彼且散矣俟天下稍平當請治之克用  
斯言近姑息矣要之亦有見焉夫勢急則計生今何不  
重設賞格亟募四方之伉勇取得伉勇二三萬人自為  
訓練不相參差則今之兵中庸者可變化其怯下者直  
斥之無畏矣不然則州兵已發而復歸者且當四集以  
為聲援沿江之團結而復散者所宜聯合以嚴捍防兵  
非不堪擐帶者皆無庸棄焉訓而用之可也夫此六者  
其目也議論難一其綱也雖然亦豈難知哉蓋大義者  
立天下之訓也至仁者得天下之本也無大義則何以  
建立人極無至仁何以延續天命然有以兼愛夫生靈  
則祖宗之讎耻不患無時而不能洗也有以休息其煩  
勞則士習之偷惰不患無時而不能振也蓋養其民而  
俟時則仁立而義在其中循其名而亡實則仁失而義  
無所據矣故其要在弭爭而固本其勢則戒於舍易而  
求難若夫究極其取舍之源而欲不差其難易之辨則  
在于三者而已一曰操持欲定二曰求助欲廣三曰授

任欲明何謂操持欲定凡欲經畧大計要須先定此心且前日所以履危蹈難若不獲已而為之者何耶得非不忍王業之仄陋冀憑國威以雪積憾耶今日既已陳師鞠旅若不可已而欲已者又何耶夫亦以屈于時制于力不容不斟酌進退以息民耶夫此心終始一出于為國為民則功固不可有矜大之色不效亦不必過有歎然不滿也蓋歎然而感悟則必引前而鑒後歎然而懲創則或恐用後以償前引前而鑒後則進德之基也用後以償前則多事之根也元昊之役范仲淹不欲出兵韓公琦欲大出兵於是大將違令而好水無功是役也范仲淹固守觀釁于計為長韓公琦不堪元昊之憑陵獨決策以當之于是勇過范仲淹矣然韓公琦所以大過人者乃在不求必勝以塞好水之責而能翻然共守以就仲淹之持重此其所以卒服夏人也顏子大賢也孔子不稱其無過稱其不貳過蓋過則一耳以為非過也而求二焉則併為貳矣王公安石詆流俗而法先

民考其言行不合者寡矣然新法卒流患于後世者失于固而不為也况兵重事也雖一勝一負所失相當然彼之失亡者未見而我之創殘者共知矣既竭國力而為之而顯效未覩焉于心能不慊然乎以鄧禹之賢猶以疲兵徼勝以諸葛亮猶不能禁昭烈之東行本救一失乃成二過迹其所以皆由慊然者為之不知禹益之班師振旅但知義理之當然初不以為戚戚也夫欲洪濟艱難必須有以對越上下欲求對越上下莫若推愛

民之心而捐勝物之忿且日者邊未撤警西陲事作雖塘蝗怒臂以干資斧然未易以折筭定也曾不三旬兇渠授首已而地奮鳴霆天垂甘霖穡事有望旱勢頓蘇不終朝間人心闔懌夫此非無故而然也意者吾君臣之間必有嚴恭祇懼不復佳兵之意是以一念感召天人協應夫使常存是心則何兵不弭何事不成夫人心所同謂之順動動而不順則祇悔從之且今日用兵之騷動與紹興過敵之久長然當紹興而主和雖小人以



為耻處今日而言戰雖君子以為非人心所同天意可測况復所在震搖莫有固志甚者三百年所無之事忽見于勲家世將之門今其幸已殲殄然此非小故也夫人之智力豈無不及天之仁愛烏可使窮哉今內脩保捍之備外攬權宜之策請和而敵不敢桀則我不失其故步和而敵不渝盟則我得蓄其餘力一念之烈南北息肩則可以動天而况于人乎若曰敵實非強我難遽弱只如南北豈待通和此至言也遠啟疆有言苟有其備何故不可但恐議論起仆轉更差移依憑空曠坐糜歲月倏忽防秋勝負異常國有兵事三年不解憂不在邊爾且夫南北未易混一也長江未易飛渡也敵不復和亦將何為然寧使力有餘而惜許和之早無使力不足而恨議和之遲自古惟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此雖夷狄之言然漢高帝唐太宗皆甘為之是切不可待之以不足畏而姑付之相持相持之日久難之中又有難焉則計不紓矣既盟之後主上朝聽晝訪廣求民瘼撫瘡

瘼集流散恤孤逮寡優農重穀勿使琬圭之使馳而疆  
侯弛鞞鼓之聲息而歌誦興君臣上下當持此心如臨  
淵谷如事上帝則國命延永主勢尊安華戎輯睦顧不  
美哉何謂求助未廣夫勢轉急則思之當益精患既深  
則慮之當益至咨詢不徧則無以察議論之徧國揆未  
周則無以得事情之實昔費禕往救漢中于時羽檄交  
馳人馬嚴駕禕與來敏圍碁自若敏曰君信可人必能  
辦賊觀禕所為亦何異于謝安然虞喜着論以為君子  
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禕當太敵不宜示以有餘乃知  
作事雖以靜鎮為先靜鎮必以廣謀為本今廟勝潛運  
庸庶難窺若採負薪之謀則尚多恤緯之慮且西土既  
平敵氣懾奪和固可必矣或謂築室反耕姦謀雖沮彼  
方憤愧和或未可知天時將熟所餘逋寇驅之誠易矣  
或謂堙塹周嚴鄂閉重閉既非翳行窈步所能入復恐  
以小害大而妨于和漢東殘弊兵將孤怯形侯感弱或  
謂向去禦寇尚可寒心某郡糗糧當及時而峙積某所

薪芻當先期而計至旌擢統帥恩固優矣或謂士卒賞  
緩他時警急猶欲使人津遣流庸費固多矣或謂已去  
復來委厄捐棄不絕于路淮東之漕運近者水淺舟涸  
而重民擾江東之給饋苦于地廣人稀而人憚行以至  
斥堠不明失亡隱蔽樓艦重遲鎧仗不全凡此多端獨  
視難周獨聽難徧切謂事之勤勞本為國家所當四關  
公門無惡下問並集良規以廣忠益庶幾覆塞上通輕  
重中節而喜虛務誕之說不得進矣今告猷勿徧于群  
下任責獨在于廟堂廟堂非無并包翕受之意謙虛盡  
物之誠以為幾謀不密則未免害成作事張皇則人情  
先擾是以一切獨運于身而以靜鎮之士大夫幸其不  
聞不知也于是習為模稜以蘄省事相顧以目相示以  
意而不敢言道路不察以為上下熙熙不以為憂則又  
淺矣廟堂既已獨運于身肝食忘疲困于力之有限也  
于是文書之頒授案牘之施行其勢必有所歸道路不  
察以為胥吏得預于其間則又誣矣要之士大夫未盡

諳邊瑣然終有忠厚之助胥吏豈無曉暢事情當預防其干紊之源涓涓不塞近事未遠可不戒哉何謂授任未明夫文武一道也不知起于何代何人分為二事離而並行因使搢紳不知兵兵亦不屬之儒者夫分而不合故不經履練亦不能知近代惟杜黃裳裴度能用兵黃裳自擢第即主郭汾陽留務大將李懷光已頰首受事故當劉闢之討動中幾會裴度自為小官即佐幕府元和七年自知制誥宣慰魏博又五年始出討蔡蓋始終周旋其間方建大將旗鼓本朝自西事起夏竦在涇原范雍在環慶最號曉練疆事皆不能當已而韓范始身任之然當時呂公夷簡當國歐富張公方平任論議文公彥博龐公籍皆有重望尹公洙田公况又佐翼其間所謂本朝第一等人無不聚在西陲也而僅克支吾蓋武昭不素文德有餘積靡使然向微諸公悉力共守豈特關中驚震而已且兵合變之事也儒者所得而學者有制之兵可用于守而已今寇深于曩日而謀雜于

兩端規模未定更代徒勞得非當守之時未免歎羨于  
戰狃和之說遂併與守而忘之歟夫未能守則烏可戰  
守不固則何以和曷若以守為本以和為權置戰于不  
可輕用使人皆得以效其智能也今紛紛去來幾于臨  
敵而易帥晷刻有限坐視單弱而莫之為何以為一旦  
之備哉夫操持定則趨舍不惑求助廣則事情不蔽授  
任明則措畫有所舍一難而就百易何憚而不為嗟乎  
共此戚休如一舟然往者無及來者猶可為也方靖康  
敵退之後海內傾耳以聽脩戎意以為必無食頃之暇  
也而所見矛盾各執一徧征兵者以和為非議和者以  
守為無益相持未決而太原之圍終不解也兵翔河上  
終不悟也然則前日之事雖殊絕今日之舉可不鑒乎  
夫所貴於干將鑌鋸者謂其能立斷也曠日歷久則為  
失機矣今機未盡而力可施焉毋詭所難成毋玩所易  
邁毋倚所無備亟圖耆定保又皇家其猶有及乎詩曰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易曰斷可識矣焉用終日孟子曰

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終夜以思之不待旦而行之事  
 其有不濟乎愚超躡多士獲奉試言之對惟當世之務  
 竅言無寔高論近名伏念累日莫識其衷竊惟報國之  
 誼無若盡言為忠矧逢側席急聞之秋豈責狂斐獻言  
 之僭故不揆其愚而卒列之惟執事裁赦

諸文廷對館職策為冠往

東萊呂氏評余廷對謂自有策以來其不止印板即不可知已上印板皆莫如也嗟夫予何足以及此若南仲乃能當之耳余又嘗言南仲便應權直翰林聞者皆惘然嘉定十三年八月日龍泉葉適

欽定四庫全書

山房集卷八

宋 周南 撰

雜記

太祖皇帝克上黨獲北漢宰相衛融不殺以為太府卿  
 乾德三年伐蜀詔偽蜀文武官並賜裝錢赴闕治行請  
 白者所在以名聞開寶七年下江南赦管内州縣偽置  
 文武官員見釐務者仍其舊大哉帝王之度乎國初人  
 物盛多以其能天地包荒雜用江南西蜀人材之衆也

初紹興十一年金人割三京五路以和新界長吏有前秉義知拱州者有前武德知簿州者有校副尉而知縣令者漢儀初復莫不懷慚抱恨意沮詞短無顏以見新至官吏朝廷降赦知州縣者許令依舊復拘收偽補告身敕劄許詣有司批鑿用印有偽齊補授者亦皆授給官資人人得以隱匿惡跡除危疑之心而洗羞恨之咎其後將校以功名自見者比比皆是高廟中興有以哉孝宗在位二十七年始終用人蓋嘗三變其始也收召山林遺棄之老盡起海內流竄之人或當兵權或列諫省或在方面其中也不次而用小臣一言可采或得超遷列曹一事可錄未幾便用凡此十七八年宰相豈必盡得人臺諫豈能盡舉職百司庶府豈能皆無過然而孝宗每事求功士大夫久用不效者旋即罷去故碌碌庸人多不得久在位而姦邪小人不敢行其私淳熙十年以後孝宗有倦勤之意每事必求審熟便安而後行如王淮庸懦僅僅無大過亦不得已而用之相位

寶元南郊按景祐五年十一月庚子有事于南郊大赦  
改元寶元按運歷圖蓋十一月十八日南郊也是年既  
改寶元作史者便以此五年為寶元元年長編遂無景  
祐五年即寶元元年也今紹運亦然按長編四年丁度  
為內翰八月知制誥謝絳為契丹生辰使通畧是年李  
淑胥偃皆為內翰元年宋郊王舉正鄭戩皆曾為知制  
誥不知此詞出于誰筆以字畫孝之蓋歐陽書然景祐  
四年公方為夷陵令五年為襄州乾德令當慶歷三年

冬方拜右正言知制誥其去景祐五年尚有五六年也

治平四年京師省闈以公生明命賦題司馬君實司貢

舉襄邑人

本開封府襄邑縣蔡京改四輔拱州後復襄邑

許少張安世時為舉子

詣簾前上請云公生明者公正生明公而自明非自明  
之明主司惡其語贅斥去之君實走廁回問諸公何為  
而喧同列告以其故君實默然謂簾外官請適來上請  
先輩相見再問之少張問如前語君實云諸公不曉先  
輩意所說極當當依次第為文君實退與諸公言諸公



謂此同人上請耶諸人方誚其上請踈謬君寔微笑曰是公非上請也乃來考試吾輩爾今日命題公生明冷淡無體貼如用離婁之明則便是自明之明吾輩可不論畧而去及得許公程文讀至依違牽制云云撫案曰此非作公生明賦乃公生明斷案也遂為南省第一少張廷試復魁多士官至都官郎中權中書舍人與坡仙同時劉欲因謬舉王介甫欲竄嶺外許公與坡共救之貶衡陽少張遷秘監因李士寧責官利路漕又遷夔漕乞地及招安南兵官殺降坐累貶房陵倅後歸至黃州不幸東坡解衣賻之

靖康元年金人長驅將逼京師獨蔡攸得報早先期治裝命宋暎為東南發運暎攸姻家也假其護送遂盡室而南雖費用給使無不全濟初傳兩宮命京亦從上皇而東京自以午夜出城水溢膠舟奔衛不及遂過拱州實父子參商遂不同途云按蔡條記實云京在拱州乞召願陳計議長編亦參取其說云是時敵退京師稍安

京求見欲口陳滅敵之策上將召京會京貶命下而止然獨不載京之策安出其說云何其後蔡氏外孫傳得其說蓋京欲決陽武埽也按陽武汴之畿邑邑有博浪沙黃河汴河白溝又有陽武埽一鎮按國史金人陷陽武蔣興祖死之興祖治其縣縣有古博浪沙土脉脆惡積雨溢涌埽且潰興祖護隄以免即其地也京之說云誠用臣計敵雖百萬一夫之力可卻蓋欲決埽以浸敵也此雖小人詭為大言以自救然京如老盜宿藏狡焉容有可施用者第敗國亡家之人天道不祐縱有奇畫秘策決不能復成功耳然傳者云埽去京城止一舍今以九域志考之縣西北去京九十里得非埽近京而邑治遠歟

姚平仲自劫寨而遁欽宗遣使幾百輩竟不知其所在高宗即位嘗立賞訪求林泉野錄不知何人所作謂平仲實已戰死或存或亡其說多端頃時或傳有曾見平仲於蜀青城山者山陰陸放翁嘗作詩以紀其事斯亦

異矣豈好事者為耶然平仲之逃實在城下而宣和  
邸報密院劄子乃云京兆府廉訪奏咸陽縣公文蓋據  
魏鑑狀隨姚防禦往河北宣司使喚今日到咸陽  
縣安下至四更有排軍張岳輩稱不見了姚太尉鑑即  
時報縣尉及親隨人并印記封令解府奉聖言姚平仲  
身為統制棄印而逃可先次除名令陝西諸路帥臣及  
提刑司收捉觀此則平仲之逃乃在京兆府咸陽永興  
軍屬邑也平仲方自陝西來應援初不曾有還永興軍

事又按靖康元年立賞有能捕平仲者白身補承信郎  
賞錢三千緡此月指揮也而邸報云臣寮上言近歲軍  
政不脩刑賞失當姚平仲欲以都統制處之而棄印逃  
亡不畏典刑明矣今緣自首止降一官臣恐四方觀望  
軍政未易脩也二月五日奉御筆平仲除名勒令枷項  
蘄州編管觀此則平仲嘗自首又非不出也然此二報  
不收于正史得非實自城下而逃但劫寨之舉不欲明  
言故諱其地平仲實不曾獲又恐人無忌憚故又設為

自首行追之報耶

建炎四年巨盜鍾相孔彥舟楊華相繼蹂踐荆湖間環  
數州十餘縣莽為盜區先是蔡守程昌禹提兵入援行  
在道出湖北會罷諸道勤王兵撫諭馮康國因請以昌  
禹攝荆南帥已而有詔改昌禹鎮撫鼎澧偏將邵宏淵  
者隸帳下善用長刀有関馬之勇嘗以百餘騎寨旗履  
鋒為士卒先是時賊黨劉超自京西陸梁轉寇而來有  
窺伺湖南意遂犯澧陽邏兵四出宏淵逼之於鎖石岡  
迎擊走之宏淵謂都監孫君今一擊而卻後必再至再  
至則來者必衆我軍雖寡然賊氣奪矣遂授以已所持  
刀令孫被甲駐馬石岡以怖之即馳詣昌禹趣濟師無  
何賊大至望見孫挺刀岡阜上立東南指麾以為實宏  
淵也且懼有伏果不敢犯遂燒城北七里街稍稍徙屯  
城西薄暮昌禹督衆趨城澧無守將久百姓推慈利尉  
智從瑗行郡事詰旦昌禹偕從瑗自小東門乘城覘賊  
賊出悍騎舞稍詬之昌禹失色左右顧無應者有桃源

弓兵龔亨奮而出衆且屬目則已躍馬赴之矣昌禹遣親吏語之曰汝忘器械耶亨振手不顧既出則賊策馬瞋目揚矛而前亨出小蠻牌于髀間稍正著牌而過亨突身挾之而還將士譟噪褫衣就刑則固一婦人超長女也亨自以獨身挑戰而得婦人不足示武手殺之超愈怒吹唇鳴鼓盡銳攻朝天門造釣橋高十餘丈長二十丈既成引橋趣城擇死士之善戰者繫于其上智從瑛敗詈賊而死賊蟻而登昌禹與宏淵龔亨自東角踏淺渡澧江奔武陵矣賊雖下城而民失耕鑿宿穀都盡雞犬菜茹無一存者賊衆飢餒給人為糧暴尸如京頭顱滿野惟李沙板者乘沙板而濟因之獲生者數十輩賊既乏食將趨桃源未至數十里間有藥山寺寺之兩旁十步一松其大十圍夾道數里宏淵單馬間行賊將張橫適至兩騎相躡環松而馳橫不能得則投以巨斧宏淵格之斧着木深不能出宏淵負其多力躍而前欲生致之橫固壯猛力鈞敵久不能得則曳而俱墜橫以

身壓宏淵且搦其陰宏淵手攀柘椿欲藉而起相與力  
疲未決宏淵親兵至禽之宏淵患橫凶暴斷其手而獻  
於昌禹橫素以勇聞昌禹命之酒欲活而用之宏淵曰  
賊無用遂殺之自是起不敢復蹈武陵之境卒全安常  
德一州之民至今昌禹廟食焉

高宗當郊黃潛善為相年代當考前學士降御劄用舊  
式以年穀順成兵革寢息為報天之祭祀冊亦用定本  
葉夢得曰古之祭有祈有報周禮大祝六辭祈福祥求

永貞居其一今夷狄內侮盜賊尚多二聖在遠四方未  
寧與祖宗之時不同宜改報為祈專以宣畏惕厲陳情  
懇禱為主祝辭當更赦文歷叙天下艱危深自貶損上  
帝不可誣上開納赦文葉夢得當制無所諱黃潛善乃  
取其詞損益之別自為手詔言行禮之夕夕陰忽晴天  
示休應以告百官與詔俱下

紹興和議初金人以河南地歸于我士儂銜命道京襄  
宛洛祇謁鞏原過南鄧大將岳飛曰敵無信君道路宜

緩士儂以上命有程辭去不數舍塵起聲甚囂導從相  
顧失色南向而奔力未盡鼓聲相聞皆謂勿脫矣忽報  
有王師至望之岳懺也馳就之飛在馬恚曰固謂君毋  
行今董御帶牛觀察已前交鋒矣兵勝敗無常君王人  
且近屬吾以兵自畏送君耳行數里步憇兩將以捷書  
至蓋士儂未至前一日出師也十一年臣寮上疏論方  
飛進兵陳蔡間嘗密貽書于士儂欲朝廷遣使應援今  
必將有所營救身為宗室不應交結將帥十一月遂罷  
士儂宗司提舉崇福官申嚴宗室出謁賓客之禁十二  
年十二月下飛棘寺死獄中子雲誅于市或云士儂嘗  
以百口明飛之無它蓋親見其兵事之神速不止德飛  
之深也

趙忠簡紹興四年偽豫引北騎大入淮民南渡人情大  
震上趣召大將某人移兵過淮某辭以疾請它將往上  
不得已命至中書宣宴促行時趙忠簡以右揆兼樞察  
宣上意勉之辭避如初沈必先病之公曰此事正坐吾

輩不能耳平時將師藉國家爵賞有兵有財故能成功  
鼎雖書生若以見付安知不能且君數出勞勩此行必  
非辭難今敵報亟明當自行耳請以兵見付呼堂吏以  
紙授某官促上交兵狀語未訖將某人離坐而立曰如  
此則某自去某自去公不為之謝但與之約師行不可  
過某日而已是歲王師大殲群醜烏珠敗而歸遂創艾  
不復犯塞矣江左奠枕相安忠簡之力也  
宿師之出欲乘敵無備遂以五月進兵督府在盱眙淮

地平曠蔭翳少杲日烘炙沙如釜熬不可駐足謀報淮  
陽無備魏公命戚方與列將及西北番官數十輩駕舟  
師往取之戚方抵城下立砲座治攻具獨不令發一鏃  
敵有近城求打話者亦不之對麾下疑而問之方曰諸  
君無擾擾不三日督府當有文字抽軍回今雖得城無  
益也衆愕然翌日未暮軍士什什五五奔湊水際皆曰  
班師矣近舟者爭上拖師以斧掠其手指可掬也考弱  
拖後弗得載者甚衆方乘大舫渡去久矣實紹興五月



也淮陽之役蓋如此

吳武安駐兵閔隘金人柵其上一日敵出驍將垂青絲髮握槊策馬戟手詈玠求獨闖麾下兩將輩出皆殲焉詬益甚曰此犬彘何足以辱我玠未以對也有曹武者位甚下未嘗以勇聞請行玠難之曰兩將猶不能當子毋重辱我曰得公所常自乘馬則蔑不濟矣問其故曰敵誠驍果然吾視其馬于其回挽間微疵此成擒易耳玠解以付之武騎而出與之兩道馳逐若無意于格鬪

者忽躍身赴之敵馬力猛驟前急回不能如人意遲一  
二步為武所碎持其首以歸三軍大噪敵悵解而出  
初韓張入覲左僕射檜承詔集都堂問克復之期曰上  
驅馳霜露十餘年似厭兵矣兵決在何時遲速進退之  
計當若何兩將對前提兵直趨某地請糧若干率裁量  
不盡得而退兵出某所某將皆坐視不肯併力相牽卹  
或申請輒不報嘗苦不能專力如今文儒生不愛錢武  
將一意輕生命欲了即了耳檜曰有是乎諸公今不遇

帶行一職事足以誰何士大夫者朝廷不靳也岳最後至意大畧同而語微峻檜領之於是三樞密拜矣三人者累表辭謝檜與上約答詔視常時率遲留一二日不下諸禮例恩賜為日倍多檜別下詔三大屯皆改御前軍矣始諸校苦鬪積戰已為廉車正任然皆起卒伍父事大將常不得舉首或溷其家室岳師律尤嚴將校有犯大則誅殺小則撻鞭痛毒用能役使深入如意命既下諸校新免所隸事或許自結知天子人人便寬喜共

命報應已畧定三人者擾擾未暇問也得稍從容見檜始以置銜漏奪兵職為請檜笑曰諸君知宣撫制置使乎此邊兵官耳今為樞庭子司顧不能役屬耶三人者退悵悵然始悟失兵柄矣

韓仲通尚書檜時從官嘗為人言

紹興三十一年王權失律劉錡自真揚逸灑退師朝廷知事亟命葉審言以知樞密院督視江淮荆襄軍馬審言辟輔達為行府統制十一月駐軍江臯引諸將入問計達立侍賈和仲最先對曰請縱敵得渡江我嚴兵以

待俟敵登岸縱緹騎盛之江流中蔑不勝矣次米忠信忠信請募没人鑿沈其舟願謂達向與諸公平湖寇楊公寔用此策統制亦在其中頗能記憶否此策已試嘗效也最後李橫橫曰今不得瓜洲則江南不可守願得四軍人直渡與敵戰據瓜州以拒敵三將對畢審言願問達諸公策孰長統制意如何達言和仲老将計良是第國家治戰艦棹卒凡幾年矣今遽舍此則是先置水軍一項功夫于無用地且縱之渡即能支固大善萬一

拒之不能止如國何何不且用水軍合戰江中戰而不捷半渡急擊之耶忠信謂鑿舟策曾收效于楊公時則又不同公駕大舟泊洞庭湖湖水無潮人持柄鑿匿伏舟底可以施力今大江湍流瓜洲暗潮急如箭激雖善洄者立見飄溺尚能施人鑿耶前日劉太尉軍十二萬衝突而退今四軍僅可得萬二千人爾劉太尉不能扼之淮浦之口而橫乃欲逆戰于江干恐未可往也是時虞彬甫以中書舍人叅議軍事洪景廬自密院檢詳為

機宜皆在坐彬甫默然未有言景盧獨激昂鼓勇謂達沮橫絕江之請為無勇怒曰兵將官平時受國厚俸今又說怯語怕不能去耶達曰不然今去不難去而能保全人馬歸方屬難爾景盧又怒曰敗則截却驢頭爾初瓜洲雖未有城亦畧有短垣四圍立植為鹿角獨中留出兵門既戰勝負未決橫引軍歸營稍休息士卒方解鞍啜食敵騎忽馳而至驅所掠百姓倏忽壕塹皆滿拔植三面而入我師于是盡為敵殲焉自橫流軍渡江審

言謂可無慮即移幕府過建業明日至東陽見隔岸火起知己失瓜洲審言中途捨車驚遽有劉銳者亦督府偏將瓜洲敗書聞審言震懼議移督府毗陵以議拒守劄子今猶藏銳子路分家云

紹興辛巳逆亮犯淮劉信叔以三萬人屯清河口金人數萬為連珠寨日暮錡選壯士五百人絕淮擣柵敵方解衣盤薄不虞我師之至殺數百人而還軍中無知者聞擊鉦聲揮朱纓芾始知得捷收兵是夜錡復犒士選

千人皆身首長大翌日晚再劫之敵有備我軍殲焉得  
 脫者三數輩辭流而濟錡叱之曰何不盡死力猶欲用  
 軍法明日錡命以三千騎扼淮與之交射敵以生牛革  
 蒙糧舟緣北岸而過飛矢勿能及軍士望之悵然而已  
 薄暮我師傷者半錡着褐半臂踞胡床撫案而視戰酣  
 麾左右使就戰然軍士奪氣矣猶終夜擊柝呵號振鼓  
 嚴更若將警備者雖帳下趨走亦不知軍之移也達旦  
 萬騎已去問之幕府過維揚將李橫與數校殿而已敵

疑有伏日已晡火起猶未信真揚之民遂得預避而我  
 師成早角林之捷

紹興十年金人以河南之地歸于我三月命濟州防禦  
 使龍神衛四廂指揮使劉錡為東京副留守發臨安五  
 月至順昌不旬日偽金韓翟二將軍與烏珠大入犯錡  
 命清野以待近城民皆徙入之先是屬邑警報至錡下  
 令命軍士及徙入百姓人持荻煤納于州之佛寺廡下  
 密遣小校碎以白杵囊盛而積之數日入者填滿勿能

容有番欲出城避寇者因命人授一囊以歸且禁勿開  
視曰汝歸視汝冢墓于其井坎四旁溝澗遇有水則投  
之敵當不敢近且戒以勿泄時出者既衆一二百里內  
投者殆徧敵以五月出兵至順昌涉六月自陳蔡而來  
地多瓜桃非北人宜食入境捕生口散鞠之所言人人  
同汲于井間得滲沫敵喏曰吾固疑吾軍多腹疾且馬  
亦多斃蓋錡寘毒于水也始命軍士掘地而飲遇天雨  
則以杯勺承以飲馬人馬燥渴皆欲速戰故錡得因城  
守以破之

錡自阜角林得捷即稱病求解印符肩輿過京口金騎  
將至江滸督府懼失江面且兵形背水為置之死地而  
生迫諸將瓜洲迎敵諸老將皆難之遂相率就錡問計  
錡病卧蕭寺令伺于戶外以待移頃呼入告之曰今取  
百餘舟鑿其底覆以蓬蓆藉以版榦維檝外設帆檣度  
不能一二里沈者鱗次于岸步復取堅緻可戰之舟艤  
泊于岸夙戒軍士交鋒勿及則佯敗而疾趨堅舟委泊

岸者勿顧敵氣銳必乘見舟以逐我謂可直渡度敵畢  
登放舟離岸即回戈以赴之乘其沒溺可以得志諸將  
皆謝非所及拜受教去午夜密使移舟而前時督府駐  
金山望瓜洲如對面追曉見南舟艤岸謹曰是欲遯爾  
亟呼舟曰諸將位卑無能以利害爭者皆慟哭云必敗  
于是劉汜先遯李橫不能支失統帥印章敵騎躡藉我  
師皆一壅入江而死暮夜有把蘆葦而過者實喪師八  
千人橫僅以身免今沿淮州郡印章皆冠以紹興鎮江  
戎司亦然以此

金將敗盟朝廷移劉錡為荆南帥張真父以司業佐郡  
蓋不欲以民事煩之也錡懸賞招效用甚重然無如效  
用逸何遂下令逃者斬一日捕兩卒至未及問真父趨  
而前曰殺之而逃不止孰若生之以觀其後錡奮而起  
指其頸曰司業今何等風色設有緩急此非錡所能保  
而顧惜若曹耶命牽出斬之以徇自是義勇成軍矣先  
是公安白晝剽劫撞鐘鼓以過市至是軍聲震疊子夜

開戶無盜至今義勇效用猶可用云劉記者錡之猶子  
衣褒博近文墨錡一日責數之令易楚製巾幘從軍士  
汜好論軍計錡猶信之瓜洲之敗汜為提舉軍士云  
西蜀之兵分為三路金州當其東興元制其西興州當  
其北各據一面三路之中興元最為要害蓋進則當寇  
之鳳翔退則據蜀之咽喉故重兵不可不置于此事勢  
不可不力于此大師不可不設于此以地理考之敵人  
犯蜀不過三路曰岷鳳曰興元曰金州而已然自興元  
而至興州百三十餘里自興元而至階成與鳳遠亦不  
出三四百里是興元而應接西路不為甚遠也自興元  
而至于洋七十里自洋而東至于金州二百五十里是  
自興元而應接東路亦不為甚遠也是以南渡之初國  
家深知其然鎮以重臣開宣司于漢中夫使朝廷擇才  
智之臣據根本要害之地平時得以考覈將帥蓄積財  
用一旦有事得以專制二道十萬之兵東西應援不出  
於三四百里之外而敵人不得躡吾咽喉之地豈非固



國之善謀哉

陳籛桶方臘之亂初因盜犬繫獄其徒不堪遂破械出之初犯縉雲界自黃墓嶺過止六七人至崇善寺縱火殺掠自號聖公陰兵執鏡照人謂凡用心不臧者皆照見之百姓竄走方伏匿于山林其徒持鏡四出謂人曰我已盡見愚民畏懼皆出就擒邑民盛九沈五各立黨伍起而應之括蒼素無城守遂被剽畧其後臘就擒童貫問臘誰為謀主臘以陳籛桶對貫捕獲之問君教方臘反何耶對曰正坐臘不受其教耳又問汝所以教臘者云何曰殺徽嚴以示威長驅渡江結人心以入長安耳又問何以籛桶為名對曰天下之勢猶桶板耳能籛則合不能籛則離其不韙如此貫誅之紹聖中余見劉莘老蘄州因問公自中執法為執政拒絕交游獨聽一王巖叟語悔乎莘老默然久之曰惟蔡持正事過當離青州時固悔矣又云孫升為選人時夢僧指府界提點蔡持正曰此本朝第四人過嶺宰相也

自盧寇丁三人蔡謫新州第四人也又云劉拜右僕射之日一小僕仆于堂下呼曰相公指揮頭踏往新州去已而詰之悟曰莫知其言之出也

開元中終南山竹開花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麪其歲大饑其竹並枯死後漢襄楷云國中竹柏枯者主當之人家竹結實枯死者家長當之終南山竹花枯死者開元四年而太上皇崩朝野僉載見廣記一百四十卷唐天寶後甲子三年自隴而西至褒梁數千里內民相食忽山中竹無巨細皆放花結子饑民舂食與紅粳不殊自此千村萬谷並皆立枯出玉堂清話廣記百三十二竹花六十年一易根

按渚宮故事長沙有阿育王相至齊末像常夜行每南朝有大事及災癘必先流涕數日

邵伯溫父邵康節河南人熙寧丁巳卒于洛程明道誌其墓伯溫仲良其子也伯溫字子文傳康節易學節行尤高以經明行脩荐授大名助教初溫公之子公休卒

溫公之後再絕獨公休之妻張夫人無恙遂復立族子為公休後朝廷遂除子文教授西京經紀溫國之家屬任之意畧亦可見其後童子厚欲用之子文不求進也徽宗即立日食求言伯溫坐上書斥幾四十年建炎初沒于利路轉運副使紹興七年趙忠簡當國上其所著辨誣乞行追錄始贈祕撰詔藏其書于史館子文本末脩載于忠簡一疏其守道行已可謂始終無愧于師友矣然賢者遇非其時願亦有重不幸者先是堂吏魏伯

芻當知石泉軍宣和中蔡京用伯芻變鹽法帑藏驟增擢伯芻為外府卿提舉權務其後除伯芻徽制以賞其功故事從官除拜得自舉代伯芻狀奏伏觀朝奉大夫權知果州邵伯溫識量淵明學術該博外寄遠邦吏民畏愛倘寘要途必有異能臣實不如舉以自代伯溫早登富公溫公小申公二韓忠宣之門荐之者乃持國范純夫伯芻小人據非其位乃自詭荐賢而不揆其不韙不知誰實教之雖子文名德皜然彼安能浼然亦可謂

賢者之不幸矣

种師道本以文資換右列後為名將其撫士卒最為有紀然不特皆以威云初師道為小官冬夜赴嘗察之集夜筭中嘗置新炭白粲而去家人輩笑之既至會飲之家或侵夜僕隸多寒或給散儉薄不能滿適則群聚喧囂真得聲達于內賓主各不自安早罷酒歸主人或欲延客客飲興或未闌無如人從之不肅何以故多不得從容散去獨師道部曲所至竟夕常無一人喧嘩者或恠而察之乃知師道自始入席即以所攜付之衆卒衆卒深夜得粥既寬飢餒已而藝薪置炭相與附火不忍舍去是以不暇為囂忘其為夜集也然其用兵持重出沒變化人莫能測師道于果肴喜啖榛實每與諸將談論置榛于前咀嚼之一夕坐久食之盡適有軍議沉吟未得其說則時時引手就櫟撮取之不悟其已空也右左謂其樂嗜未已也取他器滿釘俟其顧盼有間潛置之易取空器而去師道覺之惡其揣度窺伺立命推問

誅之

崇德人呂援字權仲居南場營治圃壘湖石山植海檜  
五六十株大者盤枝如鳳面二丈又屈其上小枝如倡  
樂雜戲尤婆娑可愛朱勔起花石網得直達檄秀守周  
審言封以黃衣帕援知不可得匿其事走汴都投京尹  
宣和殿學士盛章請以園歸上方以恩換右列後為忠  
翊郎援亦稍強直家富得官里中稍推之建炎改元杭  
卒陳通叛福建經畧鮑貽遜至方總槍杖手駐崇德通  
劫圍城中前某路漕俞眈仁達秘書監李光泰發主仁  
和簿吳括子直之嘉興約提刑高士瞻漕尉顧彥成求  
和通誅在十二月是冬雪踰月三人者在崇德不得其  
日尤記眈衣單求絮衣于援二使者亦艤援岸強使援  
攝尉攝酒稅時兵自杭敗還者日數百援阨市南包角  
堰設釣橋喻使納兵器旋以小舟濟渡藏其械于縣廡  
敗兵道飢委伏得食皆無事去知縣事鄧根失賞巡司  
寨卒有怨言援以告根出緡錢分之卒盡醉又恚其家

市酒一釜不留指市井謂人此旦夕吾所有也有得其  
要約文書者始知將以五鼓集縣治約以聲喏為節初  
謝犒賜次取兵械即敗兵所納者次殺官吏援詣根謀先十刻  
率保甲襲之卒尚醉多就殲餘四十人首領都頭者甚  
健彀射保甲盡濟四十人手覆釣橋奔去衆卒趨許村  
都頭竄落縣南田父家紹謂田父送迎飢渴索漿飲田  
父逆知之為具酒飯已乃燂湯請浴遂即浴床反接以  
獻根戮之市瀝其膽于酒書食膽將軍于旗下令以五

十萬錢捕一卒未幾許村尉執四十人為一艦至取賞  
鎗實舟而返訖通誅崇德無恙援後辟都監未幾虞兵  
徐明反謂人曰我蓄反久以呂都監故遲之因囚太守  
趙叔瑾荷筒其項叛半張設列飲州治亭使叔瑾行酒  
曰常日汝飲燕立我脚直一齧汝必盡之我恨今當償  
遂取所餘肉與之鄧根兵至城下明擁官妓樂飲西樓  
上根募射生手弩射明矢着胡床與妓俱仆明亂二十  
日王淵兵至不施梯衝卧桅竿于堞上數人蟻而登守

城者皆散去明遂誅方明作亂援去州方一宿云根字  
深伯昭武人登進士第治劇有風力射命中根父及第  
皆能兵一僕矮小尤躑捷根以功改秩貳郡為秀守方  
根上功狀父子兄弟咸在獨不及援援子恕字子齊年  
八十矣為予言之長老尚有能言其事者子齊又云陳  
通獨不殺僧士大夫持精縑易壞衲自髡剃以避難至  
暴其額于日中首亂者通次王貴通誅杭人有云脫通  
換通罪過陳通換對着對罪過王貴通剮肉盡猶索水  
飲云

范覺民襄陽人美如冠玉有經濟大略嘗詰偽楚之立  
邦昌辭以漸遠則歸節時大盜縱橫桑仲李橫霍明蹂  
踐京西朝廷力不能討耕鑿盡廢覺民置鎮撫使于是  
桑仲得襄陽霍明得郢分地既定盜賊漸不能相通仲  
雖兵衆而無器甲欲叛入川為王彥所敗已而征兵于  
明不至仲自襄陽一日疾馳數百里至郢明知其已疲  
出迎之使人為握髮以鉄鎚擊殺之李橫復以兵至郢

聲言為仲復讎圍之幾年不下明自水竇出走行在所自是雖不加殄戮而蠶屯之寇離析矣建炎初覺民首建擇宗室子之請實基重華揖遜之舉皆大議也邦昌初立同列皆在莫知以何服見且稱謂何覺民奮然以背子直入呼邦昌子能而已呂成公長覺民二十許歲覺民書頓首元直丞相止十數語今書尺俗縲自諂秦氏始也李伯紀與覺民皆有黨局務官葉審言上書攻覺民或云主伯紀云覺民生于己卯以三十二入相罷相居天台得痢疾誤投熱劑薨三十八始擢第直言有議行遣者李士美丞相救之士美京師人事近習因此稍蓋前愆

建炎三年高祖復辟苗劉擁衆南走犯富陽桐廬壽昌遂至三衢檄守臣胡唐老應辦唐老諭衆曰檄用明受年號我知建炎而已討叛可也何以應辦為賊遂攻城唐老禦退之未幾韓世忠兵至遂連敗傅正彥唐老移守鎮江是歲秋隆祐過江西上幸吳越拜杜充右僕射



江淮宣撫使盡護諸將兵十餘萬以備敵戚方者本教  
練兵士軍興入賊黨後殺賊首以衆歸充留為帳下小  
校十一月敵挾李成入寇充敗諸將皆潰去為盜鎮江  
本倚制置韓世忠為重世忠在江陰方迫城唐老度不  
能當出金帛牛酒犒其軍方納其善意為之罷攻唐老  
又請曰晉陵吾父母邦也願將軍舍之方許焉遂去不  
疑有劉晏者初隸苗傅麾下統赤心隊至浦城謂衆曰  
我豈從逆者以其所統歸世忠共破傅兵朝廷授晏朝  
散大夫時駐兵馬蹟山有兵八百人晉陵守周杞聞方  
將至邀晏共城守毗陵小郡方易之晏素號知兵能以  
少擊衆自西門出數十騎大殲方軍方敗去以唐老為  
給已也復從故道收唐老束縛之剝其膚乃害之方迤  
邐遂犯宣城李泰發不能却詔晏領巨師古兵往援解  
其圍晏恃勇先犯賊鋒兕生得方遂歿于陣唐老晉陵  
人世將族父也晏遼人泰發上其死事贈統制澤及四  
子廟食其所號義烈今毗陵亦繪其像于烈帝廟廡下

有碑誌其事或云晏以明法入官云周杞字子山縉雲人苗劉變作湯東野為吳門守張呂檄書周杞湯東野控扼于要衢即其人也方時擾攘杞植白挺數十于庭下百姓有犯令者輒擊殺之人不堪其酷然亦賴以鎮壓後緣坐下吏以預復辟卒得釋弟綰南渡後初除祭酒綰嘗為監司有風力不識學省事體遇監學官如州縣屬吏士論譏之

趙令時宗室近屬安定郡王猶子好學有詩聲着侯鯖錄行于世元祐六年簽判潁上東坡出守愛其公姓而有文一見待以文士賦詩飲酒嘗令屬和別去懷思形于篇詠字之曰德麟其後張文潛書字說謂德麟與韓子蒼諸人名振一時東坡領郡時表上其才明年去潁又力荐之至器其人為清廟之寶東坡既謫德麟亦坐廢十年紹興初始以正郎為宗司方擬上除目高宗諭宰相謂德麟嘗事譚稹不當齒士大夫竟易環衛後得宣和邸報始知德麟事為有寔得處右列已為僥倖矣

按宣和年以太尉遂寧軍節起復稹宣撫河東燕山稹  
辟置議募管勾凡九人德麟時為泗州倅辟置蓋其一  
也是役也實攸稹首禍不待明智誰不寒心如侯益輩  
與之為屬固不足道觀鄭望之城下之盟猶能略與敵  
爭而面責郭藥師望之以身從稹已為可惜况德麟號  
識理通文反面自汙謬迷至此得罪于九原多矣乃知  
高宗聖訓蓋指其實也

李士寧羽流也許少張安世任省官扣門求見云聞祕  
書有劔上有鯀文得之可用煮丹能惠我成藥乎少張  
與之未幾士寧者謀逆少張外補利漕復徙夔忽乞地  
反而召復之後為二兵官殺已降乞地再寇蜀少張坐  
責房陵倅房陵復有道人三朶花者知人興廢能自傳  
神少張以書荐姓名于東坡先生故東坡先生答以詩  
云學道無成鬢已華不勞千劫謾蒸砂歸來且看一宿  
覺未暇遠尋三朶花兩手欲遮瓶裏雀四條深怕井中  
蛇畫圖欲識先生面為問房陵好事家

李樾字汝幾牛渚人畧有權數營卒郭通作亂守將避去之民居擾擾會鄉老有請願李通判出計事賊許之亟遣邀汝幾汝幾不為懼登車而往既至不得已與講均敵禮且詰所以亂故曰衣糧不給耳汝幾曰既如是非朝廷負若輩也謹曰然即請寓公列于朝賊賴以是安得不生事其後就戮渠首一二輩而已秦氏當柄自江以東皆待以鄉曲獨不及樾樾學邃于醫心悟鍼法鑄銅為人身具百脉幕楮施針芒鏤不差蓄一龜壽二百歲暇日置香奩自隨出守上饒失之及還牛渚啟合儼然年九十着幼幼新書尤知養生之學云范寥蜀公之後也初張懷素與吳儲吳侔有異謀寥知之將告之懼莫能得其情也遂以僕役投募于懷素懷素問寥識字乎曰自小力農不能識也懷素固未之信則命掌一書室室中皆四方達官貴人書畫堆積案几封題固在皆密為識認以測其移易取視寥纔入則困卧榻上鼻息沸然使人穴壁窺之則固農夫也

千之學于六一先生千之一日造公是劉貢父公是問  
永叔五代史成書耶千之對書將脫藁矣公是問為韓  
矐眼立傳乎千之默然公是笑謂千之如此亦是第二  
等文字耳按國史韓通為周朝親將盡節于所事俗號  
韓矐眼云近時陸放翁作南唐書文采傑然大得史法  
予嘗扣放翁曷不傳徐騎省放翁笑而不對然騎省卒  
于國朝放翁不為無說也

古之帝王一歲而四巡狩後世巡狩之禮廢然事有緩  
急無有人主跬步不得去王室之義臣于經筵嘗論魏  
惠王遷都于梁之事矣王者無故而遷都固不可若唐  
明皇以安祿山幸蜀代宗以吐蕃幸陝德宗以朱泚幸  
梁僖宗以黃巢再幸蜀後日皆保安全晉成帝不避蘇  
峻故危梁武帝不避侯景故亡靖康謀臣以固守京師  
而大誤

欽定四庫全書

山房後藁

宋周南撰

五言古詩

讀信州趙昌甫詩

斯文世不收未絕僅如縷  
哦君古律詩思君用心苦  
廩錢能幾何茅舍月有取  
懷哉斯人歟披褐止衡堵

七言古詩

蠶婦怨

去年蹉却漚麻時寒女卒歲號無衣今年無葉蠶眠遲  
五月簇繭方縹絲絲成那去聲望衣兒女且織霜縑了官  
賦不愁織盡杼軸空只恐精麤不中度寒女寒女無重  
歎且將敗綫縫新綻願得明年蠶葉平剜肉醫瘡為汝  
辦

呈南安孟使君

使君四十銅虎符一矢曾識金僕姑唐三百年進士舉  
不再鼓之終非夫西風籠槐桂扶踈筆勢洵如濤江驅

知君三昧等遊戲我欲一言口聶嚅元凱登庸用譜系  
稷契雖賢名第無當時未有明光賦致君大畧到唐虞  
君家六戟聯椒塗身無一點薰香汗顏疑膏梁逼寒峻  
顧欲場屋爭分銖高山深林百年餘大夏生殖雨露濡  
其間吾疑有枯柏根蟠擬作輪困株尚能爾雅注虫魚  
下同年少爭得途極知文章君之餘何愛漏刻收桑榆  
但疑入山見成錄可惜彈雀煩明珠丈夫當據要地居  
仕宦湏作執金吾治經博士苟無命不妨餓死同侏儒

君不見德裕生無不讀書死不肯與諸生俱期君事業

如韓呂

韓持國呂原明

何嫌門地用崔盧我嘗一擲色得盧盤

中雙陸萬人呼只今欲學支離疏徒嗟七十戰匈奴

其間五言律詩

過田家

得麥兒今喜無梅雨又憇翁身今七十眼見幾般年連

年增口數再世種人田

一云一家都數口歲種主家田

機上畸零絹今

當數百錢

掃地

滑几懸游氣磨磚出寸光及時須敞蒂措影見胡床拱

揖延書入澄叔得盧莊蒼頭擁箕袂持禮老夫旁

追送友人李季允歸蜀三首并寄所懷

獨往知心在晨風憶纜開江濤寬屢涉山鬼訊重來

別賦

虎邱甲子悲麟去

余恨不識先太史

林廬有雁回贈言吾豈敢遺

藥可無猜

以靈沙分送

保終無智力麗澤慨重湖白水當門戶清秋送舳艫它



山藏寶錄稚子狎長途自古多零落空悲永夜徂  
西州餘一老六月上窮山仲子何時到三吳說鬢斑土  
風添藥費聖代有生還歸夢商於近音書報是間

伍相廟

封域依神保遺哀記屬鏤荒庭垂白露古屋換爰鳥配

食虛神果除壇欠闔閭向來存二廟猶得慰三吳

五代時以

陳神果嘗有功于吳嘗以配食今蒸嘗希少子胥廟亦然狄仁傑存四廟子胥太伯在吳中

又題伍相廟

時新作廟塑像皆非其舊

廢堞披榛舊羈臣畢命心江湖吞故壑貌相匪斯今激  
烈功名在低徊歲月深胥門沙衍淺碑首未應沉

夏中兄病關心復了一二小書稍涼蕭然有白  
髮坐念力衰而學晚慨然有感

涼颼侵病榻鬢髮減玄膏長得承親健寧辭煮藥勞書  
程貪晝永心量怯年高艾耄猶知禮昏明在所操

胡釜

刮釜嗟鄰母經旬值濕薪煎磨知物性豐大轉民貧康

食心知愧哀囂聽頗親稻花傷晝雨愁殺看書人

孟夏望日過書塢明日晨炊至秀峰小雨假傘  
騎馬二十里至三洋福林寺寺門石幢刻唐咸  
通年又云上當慶惠尼寺十數字蓋寺舊名云  
字已漫新剏鐘樓屋瓦遮蔽不甚見湖僧滿引  
過其居又過滿檻正湖閣處皆云風便食頃到  
陽羨蒼煙白雨翠塢點綴所謂七十二山者亦  
略見矣偶風雨大至滿爲呼漁者孫翁船孫翁

上網具葦席自滿檻相載扶一艣掠太湖二貢  
出入紫山經過長山泛游湖入鱸草溪而歸書  
塢余問孫翁太湖漁舟凡幾孫翁云凡三數百  
隻略計三州須二三萬隻

荒莽殘唐寺前通霸越江莢蘆私井稅鐘鼓助春撞大  
壑容漁戶殘碑寄石幢好山三四十浮入兩僧窻  
氣逼梅天溽衣霑溜雨蓬暗潮留地灑閣水架天風點  
黑初星出顛狂一瓠空孫翁無片紙說得五湖同

七言律詩

隨太守送神歸而有感

泌水洋洋可樂飢強尋囊粟止兒啼自憐蠹簡為儒誤  
也逐鳴笳到佛祠文字不堪供吏役時方供齋祝文姓名漸喜  
少人知一廛未辦歸耕計坐看槐堂綠蔭移

太平州陳大監挽章

老去無成久索居尚能林下聽除書百年門地推鴻緒  
三月春江照隼旗雲路脩程驚折軸昔遊風誼記回車

綠陰春草佳城暮無計親陳野客蔬

人稱扁畫更傳詩飛到青冥却自遲今代人門能有幾  
傷心年壽遽如斯百年喬木虬枝在千里棠陰曉角悲  
日暮佳城春草碧生芻遙奠野人卮

丘都督樞密挽章

曩時威鳳覽輝初獨對丹青聳萬夫千載阜陵嗟見晚  
百年喬木有神扶只將囊底安江左不見天中運斗樞  
聖主恩深臣命薄悔今點寇尚逋誅

淮水塵清小使歸  
壞梁俄嘆哲人萎  
江山收淚還風景  
草木知名怖鼓旗  
生惜勲庸專管葛  
死餘忠信壓戎夷  
南州十月停砧杵  
料得聞喪處處悲

七言絕句

二月五日發舟

此行休羨得閒高也  
莫徘徊過二毛  
破硯無由賒一飯  
且携黃牒拜南曹

春日迓新使君二首

半生窮巷抱遺經  
多謝諸公說姓名  
四十頭顱成底事  
五更炊黍學將迎

雲幕初收未肯晴  
又將風雨做清明  
陰沉天氣渾無賴  
更兀藍輿夢裏行

池陽春日迓新使君

東風捲地滾塵沙  
扶起垂楊損盡花  
留意野棠無意度  
淡紅踈蕾當年華

讀唐詩

一日勾消兩卷詩  
起忙抄得是燈時  
隔窻一闥狂風雨  
無數啁啾凍雀兒

自分餘工督小兒  
更抄兩卷晚唐詩  
勾消日力跏趺坐  
欲寫淒涼神已疲

一般生態幾人描  
研盡吳牋禿盡毫  
却是晚唐工狀物  
手調煙露染天膏

聽湖州歌

十五隣家女  
末行棹歌端的訢  
衷情試將月出株  
林比

應有齊風隱未成

東龔立道

不課木奴千樹入  
却夸蠹簡百年餘  
先生不要金花帖  
只借耕田覓飯書

筇竹杖

四十龍鍾欠一年  
四十龍鍾見坡詩及樂天詩  
不應鶴骨會乘軒杖

頭無用燃藜燭  
倚向荒畦印屐痕

荅靜翁并以筇竹杖一枝贈行頌

南鴻北鴈年年客有箇生涯主不知撼動從來憂樂事  
夜窓風葉響棠梨  
栽松道者身先老放下鋤頭好再來八萬四千關捩子  
與公一箇鎖匙開

一筇九節添行李用得人間處處尊只要上山行飽飯  
莫將風雪打人門

萬事實頭方穩當十分足陌莫蹺除困來展席日裏睡  
讀盡空中鳥跡書

途中賦落梅

一段幽竒破臘忙只將遲暮了年光從教籬落飄零盡  
也勝房櫳半面粧

凍藕

雪藕前身玉井蓮與泥俱出又經年長鄉渴殺卽筒釀  
乞與春塘范堰船

遊山寺

山寺清明蛺蝶飛中庭古佛供琉璃僧房也有追遊市

瓦狗泥車誑小兒

喜鵲

簷牙喚起前時夢遠信憑君便有期歲暮柴門今事少  
寒暄音問不須知

火龜已食幽貞墨乾鵲猶將吉語傳高處營巢君自好  
張羅門外爾徒喧

瓶中花

清曉銅瓶沃井華青葱綠玉紫蘭芽鬢毛白盡心情在

不分看花學養花

制

沈作賓除戶部侍郎制

六卿分職阜民莫重地官之貳大事惟戎與祀適當經  
費之繁非素識於源流孰協司於泉貨茲求宿望爰畀  
真除具官沈某襟度粹夷器能宏裕昔襦今袴霽聞郡  
國之風謠霜節星軺幾徧江淮之使領頃資心計擢贊  
民曹滿歲爲真行正甘泉之扈從八命作牧復分湘水

之藩符朕方幹萬貨以佐軍興規九筵而修宗祀雖每  
語國用而至日盱然戒言利事而析秋毫欲令庶邦惟  
正之供母乏吾事求諸儒者已試之効僉曰汝諧矧嘗  
寓職於松堦其亟躋榮於荷橐噫量入爲出未能制三  
十年之通被甲荷戈今方餽數百萬之衆惟爾能使歛  
不加而用足俾朕免憂兵未決而賦滋庶幾敷教之官  
不但理財而已

趙師昇知贛州制

朕妙選賢良奉行寬大田里無愁嘆深惟司牧之難岳  
牧用詞人茲得賢能之彥爾人文彪炳天分高融首多  
士於南宮旋上立螭之陛裁五花於西省無慙倚馬之  
才方遲進立於要津寧許退藏於閒地一州歛施矧嘗  
流福於京師二水合流其徃分符於章貢示不忘於家  
食尚少竚於懷章效而表用豈汝忘之

趙師昇知江州制

庶民安其田里由共理之惟良長江如護風寒於中流



而尤重矧兩禁論思之雋望十年偃屈於里門其分作  
 牧之麾亟使即家而拜爾持心忠懇遇事激昂良賈深  
 藏若虛端以才而為畧歲寒後彫乃見知斯玷之可磨  
 方人才馳驚之秋豈賢者卧疴之日必能據鞍而起為  
 朕扞城其民夫能收之桑榆莫如措之事業朕以九江  
 潯陽之雄鎮有三國晉代之遺蹤藁本作其以九江之  
 鎮往折千里之衝  
 以卿扣囊之餘當此投機之會必有課最寬我顧憂母  
 懲羨而吹壘至於因噎而廢食不失邯鄲之步斯復鴈

門之跼

表

壽皇祥除代某官慰太上皇帝表

橋山弓劍莫回夕駕之車湯孫烝嘗忍畢朝祥之祭餘  
 恩所浹率土允懷臣某中慰恭惟太上皇帝陛下志循  
 祖武動式禮經痛舜德之陟方哀何可極屬禹躬之致  
 孝制弗踰中願裁篤遠之思用緝貽謀之緒臣濫分符  
 竹浸遠闕庭莫陪班綴以進名徒與吏民而興感

代某官慰太上皇帝表

昊天不吊又期而祥引睇寢門莫返仙遊之駕興言陟  
岵可勝孺慕之懷臣某中慰恭惟太上皇帝陛下純孝  
自天至行高世釋重負於元子執通喪於庶人雖黃屋  
非心欲終身而永慕然素琴在御盍示人以有終願抑  
哀情於將散之餘享永福於高蹈之表臣屬拘守土阻  
預進名

牋

壽皇祥除代某官慰太皇太后牋

鼎湖奄駕義歷再暮慈懷盡傷薄海感動臣某中慰恭  
惟太皇太后殿下劬勞思切保佑恩深方堯耄期而倦  
勤已隆予子之助及舜陟方而不返更深悲遠之情冀  
寬西池帝母之思永御東朝天下之養

代某官慰皇后牋

德如關雎聿正齊家之本禮成清廟諒均尊祖之思臣  
某中慰恭惟皇后殿下柔靜儀坤徽明儷日方國家用

禮文之變由夙夜有儆戒之功及此外除亶為內助薦祥服吉既盡事於宗祊篤遠謹終益肇基於王化

啟

池陽回外邑啟

來從下國未償快覩之心惠我尺書乃拜先賜辭情甚縟褒借更優恭惟某官學見本宗文無瑕摘弟昆奮起於家塾聲實震揚於士林追觀文盛之時茲謂秀出之彥縱使棲遲於位亦當黼黻其人胡為長才尚屈外邑

為大於細惟賢者有是心辭尊居卑非吾黨之所望某少而澆汨長益乖踈駸尋半世之初心荏苒一官之十稔問訊四封之內獨高三異之名欽聞花縣之琴聲無因問字安得茅堂之雨夜相與論文

池陽通倉使啟

甫離民畝遽竊儒官獲近按臨更深祇懼切惟古禮見所尊而執贄近世廢其禮而修辭敢以昔時之品題而忘始進之恭恪恭惟某官清規端厲素學精深洞肯縈

於踐揚歛光芒為蘊蓄泛觀人品各擅器能楊儀多才  
性乏平忍孔融高氣失在閎踈至若行身於清秋之間  
据德於剛柔之會在班聯則朝廷增重將使指則父老  
去思茲為卓異之才合在建明之地尚馳軺傳遠跡江  
沱豈以三吳之頌聲未徹九重之淵聽下情難壅溫詔  
亟回某行藝缺踈志業蕪陋躊躇四顧豈敢為衆人師  
冒昧一來蓋恃有執事在

策問

試進士策問

問恭惟聖天子絕騁望昭太素躬至德以平章百姓雖  
未獲抵珠於淵而竒麗之原塞合乎孔氏對季康子之  
意矣精念元元過自貶損為之簡良能重賦錮濯囹械  
已逋更實行唐文皇與群臣論止盜之事憂心京京匪  
居匪康故獬豸消盪江淮晏清甚盛舉也儒者安居則  
思臨事談仁義則不廢方畧試略取古事論之昔大漢  
世宗內窮奢敞造起紛紛遂至綉衣虎節斷斬於山東

自始元元鳳與民休息逮至地節元康其君慈仁節儉  
嘉靖庶邦非前比矣而揔練臣工尚以盜賊課為郡國  
最膠東渤海猶有攻官寺略市朝者訖於黃龍憂盜未  
弭何耶東都中世長吏貪濁緣隙產寇乃若中興之初  
併郡國省調役田租三十稅一上下勤約束流致寇之弊  
未見於維新之時也而建武十六年以後青徐幽冀寇  
毒盤結下逮叛蠻虔劉嘯阻亦三數年豈孔子所謂賞  
之不窮唐太祖謂民飢而吏弗恤者二漢盛時殆未免  
耶西京能吏或多耳目或置伍長或設賕賞徃徃所至  
應時消平有如渤海弄兵二千石不能禽制選用良牧  
單車獨行一方晏然雖前日諸暴酷吏擊斷論死未至  
動輒煩兵也建武詔書至貸守長縱盜不坐逗撓畏悞  
專責以禽討捕斬是時瑯琊渤海有以設方畧明賞募  
稱者皆以威猛尚殺乃定厥後朝歌賢長不免自以討  
戮為恨兩京相去事勢乃爾不同何耶豈西京之盜未  
為巨患東都渠黨非威無以制之耶小民之生非甚不

得已孰忍去而為盜自漢造白金用皮幣鑄五銖犯法者衆相挺而起建武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始行五銖其後縱民煮鑄又其後貨輕錢薄民益貧困然則開其衣食之原宜無急於貨幣矣然自始賈誼憂其召禍起姦厥後梅福以為鑄錢起盜劉陶錢議亦懼憂怨之民從而相挺而欲罷鑄夫不廣布以救民而乃憂泉多而去本何古事與今相遠又如此耶夫開糾告之科下招降之令殫窮治之術前代行之備矣矧今景風行賞鳴桴息響山空谷靜弭盜之方亦已盡矣姑借漢事以窺諸君精博之蘊焉毋略

Blank columns for text within the main frame.

